



鮎埼亭外集卷四

鄞 全祖望

碑銘一

明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謚忠襄孫
公神道碑銘

有明三百年天下稱世家者莫如姚江孫氏其官則
閣學而下兵部三法司七寺翰詹坊局科道以及五
府等官無不備也而其人則忠孝政事風節文章亦
無不備蓋自忠烈公述傳至忠襄公而明與之俱亡
忠襄公諱嘉績燭湖先生應時之後燭湖宋乾淳間

碩儒也忠烈公燧之五世孫尚寶司卿墀之元孫上林苑丞鏐之曾孫大學士文恭公如游之孫工部郎中樽之子公少嗜讀書先世自月峯尚書善儲藏四部甲于姚江至是盡歸于公按其首尾而讀之不以膏梁廢攻苦及冠應以門資得官公不欲也成崇正丁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嘉興徐忠襄公石麟為應天府丞公從之分別當路君子小人之流品及廟堂諸文獻調為北京兵部主事戊寅

大兵薄都城博城閉壘莫能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至即南下耳曷乘其未集而急攻之楊

嗣昌曰彼已傾國而入安有繼耶又三日

大兵果挾西戎六萬由青山口入即日拔營而南于是以公知兵不次進職方郎中是役也總督盧公象昇與奄人高起潛分辨東西二路督臣主戰奄人主和公論是督臣嗣昌是奄人故督臣死戰不予恩恤而奄人叙功求世蔭公憤甚疏格之奄人大恨適上幸觀德殿閱軍器起潛能辨其良楛稱旨乘間讒公下獄時漳浦黃忠烈公亦得罪上以嗣昌故欲殺之先拜杖而後入獄其家人以索饋至俱遭阻遏公徹己能用遇之甚謹稍間從而受易世所稱漳浦三易洞

璣之學莫有知者公兀兀聽之會諸生余仲吉上書
救之上益震怒移忠烈于厥獄其獄中與相往來者
盡掠治之嗣昌加以福黨之目或謂當巽詞以求免
公曰吾得為夏侯勝之黃霸足矣何必諱乎聞者以
為名言宜興宰相請清獄尚書徐忠襄公遂出公歸
而買地築室將隱矣乙酉赧王起為九江道僉事未
上而南京亡先是公之同里吏科都給事中熊公汝
霖聞大兵將至杭奔告潞王欲發羅木營兵拒之
潞王已議迎降熊公歸見劉忠正公宗周而泣劉公
嘆曰吾已絕粒待死諸公倘有能為田氏即墨之守

者天下事未可知也顧悠悠之輩其誰足語者君其
勉之熊公歸而商于公然計無所出姚之知縣王曰
俞已棄官去其司教王元如迎降遂署知縣發役夫
治馳道以其不勉扶之役夫譁反毆元如眾方攘攘
不可止公方遣家人偵衢巷間聞之遂率健兒鳴鐘
鼓突入懸署擒元如斬以殉公以宰相家兒舉事百
姓從之者如雲乃急邀熊公出治軍分為兩營公主
左熊主右時陞六月初九日也浙東列郡人情正在
恇擾間所至窈窕偶語特觀望莫敢先發而公以中
流之一壺激而行之遂皆響應公遺急足西告會稽

東告鄞次日會稽章公正宸以鄞公遵謙等應之又
次日鄞錢公肅樂應之又次日慈谿沈公宸荃應之
又次日紹之屬縣皆應之天台以東無不應者乃迎
監國魯王于天台諸軍會于江上張公國維指公言
曰此真五世相韓之子弟也王加公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督師瓜里時諸軍分汎瓜里者公與熊公章公
錢公沈公太僕前分守寧紹台道于公江上呼為六
家軍而公營于瓜里之龍王堂前公至江上荐故吏
科林公時對請為監軍荐前進士王公正中以御史
知餘姚縣事又請許其募鄉兵以助防守荐諸生屠

獻宸以職方參軍務荐章欽承為大將使治火器江
上人呼為火攻營同里黃公宗羲以義兵數百人從
公荐之為御史公于烈廟時雖以知兵起然將畧實
非所長江上之仗庇者惟方國安王之仁顧悍甚于
是有分餉分地之議公等無所得軍賦之仁之軍復
國安稍弱其子鳴謙留守定海思所以張之乃招張
國柱軍以為助國柱遂劫鳴謙入內地大掠餘姚越
中震怒朝議欲封為伯以安之公與宗羲等議以國
柱凶暴既不能討誠不可無官爵以羈縻之俱列之
五等則有功者其何以加之署為將軍時皆服公之

守正國柱雖去而遂據定海為巢窟鳴謙反為所制
之仁從此懷內顧之憂無心復戰前此江上物論謂
之仁稍愈于國安至是大壞于鳴謙之手公悒悒日
甚已而王加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督師如故公
又言故御史姜埰及其弟垓之賢近聞其避地天台
乞主上特勅召之埰知事不可為以疾辭不至垓亦
從公幕而石不受官會聞黃忠烈公自閩出兵不克而
死公慟哭曰先生竟先我去乎阮大鍼嗾方國安疏
糾東林餘孽公與林公時對沈公復祥等並豫焉公
遂乞休不許公之令欽承治火器也製作甚精既力

陳西渡之策方王不與同心至是師日老餉日竭宗
義言于公曰願得以此軍獨出必得當以報公公喜
命欽承汰其不中步伐者熊公亦簡軍中精銳合之
得五千人以正中副之于是公定議由海道西渡取
海寧海鹽一帶而揚聲由盛崩出軍請給監軍等官
勅印錢公肅樂聞之曰孫公殆有成筭必非由此間
攻其有備者也五月王加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督師如故公以老營駐龍王堂前而宗義等皆師
出潭山會太僕陳公潛夫軍議取沿海諸縣尚寶司
卿朱公大定平吳將軍陳公萬良職方查公維佐等

皆來聽命浙西震動公高目望之俟捷音至欲令鄭
公遵謙等夾攻杭城而國安七條沙之軍已潰列戍
四竄公急還會稽則王已登舟而去乃亦航海入滬
洲以觀變時公已疽發于背至滬疾篤問從者曰此
何地也從者曰道隆觀也公嘆曰吾聞建炎時宋高
宗至此金人以刃砍柱流血如雨金人驚仆而宋提
領張公裕以大舶擊之今五百年矣因唏噓泣下二
十四日賦絕命詞錢公已先在滬來視疾和公詩相
向哭公謂子延齡曰倘聞王所在宜急從之語畢而
卒生于萬歷甲辰九月十四日得年四十三歲配陳

氏封夫人延齡藁葬公于蘆花畧錢公具疏為公請
卹于闕而闕又破明年王復出師長垣延齡從之以
遺言奏贈公太保賜祭九壇謚忠襄以延齡為右僉
都御史奪情巡撫閩南錢公草制曰爾父唱黃鐘之
孤管以存一綫有大功于國爾尚克繼之爾年少中
丞哉王次健跳延齡進兵部侍郎中途遇大兵家
屬俱被執延齡獨奉其太夫人及妹免王次翁洲延齡
進兵部尚書初公少應童子試其師夢公簪花以第
一人出丁丑計偕縣令梁佳植夢亦如之公亦頻夢
與古之大魁者遊私自喜孫氏于科名無不備所少

者此耳或以已承其乏其後不驗迨公之葬適在明
初狀元張信墓南以為異事予謂閩官六夢良多徵
應然如此夢則鬼神之陋者以公之所堅立如此區
區科第曾何足道而况于冢木之鄰比足以重公乎
必欲比擬其必求之文丞相陳叅政之科第而後可
餘子非其匹也翁洲既成域外公家亦梗康熙乙丑
始復為內地延齡子納渡海求公墓不可得方慟哭
忽有一老人扶杖至叩其所以則曰吾故公蒼頭也
吾識之導以往扶婦姚江改葬于燭湖蓋不作寒食
者四十年矣公所著有五世傳贊存直錄其詩文不

盡傳嗚呼世之論是舉者皆謂畫江之始不當以軍
旅大枋拱手而予之方王以是為孫熊諸公咎予謂
公等固未必知兵然以當時之匆匆知不能不資一
二宿將以為衛不料其披猖至此也方國珍縱恣無
狀蓋已有年至是突然以客軍來本難位置若王之
仁則浙東故鎮一切營兵衛軍皆有舊轄公等欲不
予之得乎且以顏太師之忠輸一着于賀蘭進明而
卒隳其業鄭畋之忠困于李昌言而不展王庶之忠
亦不足以制曲端事勢有無可如何者忠臣義士求
諒于天而已而况天心既去難以諸葛孔明姜伯約

之才之力不能有濟而何論其餘者至于江上諸公
事蹟其脫畧莫甚于公予見錢公肅樂集中有為公
辨誣疏雖存其目而失其文不知時人所誣者何事
錢公所辨何語諸家作公傳志皆寥寥少考索予以
乾隆丁巳拜公墓下孫氏後人爭求問公遺事因請
予為埏道之文以補諸家之闕見聞荒落不足以稱
孝慈惓惓之意良自愧已其銘曰

聖朝受命百國來同稽山甲盾詎足成功奮臂一呼
浙東雲連雖然嚼文殘喘所延以酌高廂以報烈皇
以見忠烈世臣有光蘆花寒月夜色漫漫公尸雖返
公魂未還

明戶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戶部尚

書宗明沈公神道碑銘

宗明沈編修文鎬予同年友也以予嘗觀舊柱下之
史屬纂其先司農公神道之文惟公精忠大節足與
日月爭光而于吾鄉尤有遺愛所不敢辭况編修為
公群從孫技能以表章先烈是念尤可尚也按公諱
廷揚字李明一字五梅自少喜為有周用之學不屑屑
章句由蘇州府崇明縣學諸生入太學崇正九年丙
子時河道累決漕運艱阻不以時至思陵患之公應
詔上書言海運可復思宗召見公言元時百年俱海

運從太倉劉家河放洋計半月可底天津雖風波之險不無損失先臣邱濬考元史歷年運到案數除所損失數目費尚省于內運臣生長海上訪問水手方知其道但不若從淮上截漕竟出淮河口入海放洋尤便臣以為可行因上海運書五卷思宗下戶部覆奏戶部諸臣無知水道者奏言元時故嘗考運每歲風波飄蕩累有沉溺則人米俱失國初軫念民命故開濬會通河故道改從內運今一旦欲復海運則必另造舟隻召募水手費用既多未易猝辦一旦風濤不側傷人失米誰任其咎思宗不以為然凡三覆議

而戶部終莫敢任之者于是戶部言臣等書生未諳海道不敢妄議廷揚以為可行莫若竟委之督運令其自僱舟楫召募役夫令漕撫量撥漕糧試行之果然有效則海運可復也思宗以為然于是以公試戶部主事一切船隻水手皆自行辦理詔漕撫以漕米二萬石予之公奉命出相視山東膠州與南岸相對者為廟灣公以廟灣六船由淮河口出七晝夜抵天津馳以疏聞而遣其家人致箋于戶部戶部諸臣驚曰前月已奏汝主人就道奈何尚在家人笑曰運漕抵津矣思陵大喜而戶部諸臣尚疑之以為海道艱

難安有七日即至之理廷揚饒于財恐自東省買米以充數耳不數日而漕撫所奏公撥米開洋日期暨津撫所奏公登岸日期皆與公所奏合思宗出以示群臣曰朕固知其無偽也于是定議每歲春秋二運增米至二十萬石春運以三月歸以四月秋運以九月歸以十月隆冬盛夏則避風濤不出船隻水手之費仍委公任之而以運到之日給其費如內漕之半公歷官主事員外郎郎中督運凡七年癸未知內府光祿寺少卿仍督運駐劄登州初大兵之下松江也繞出洪承疇軍後圍之急十三鎮援兵俱不得前

城中餉絕道已斷思陵召公議之公請行自天津海出經山海關左達鴨綠江半月抵松山軍中皆呼萬歲公還松山竟以援絕而破時論以為初被圍時若分十三鎮之半從公循海而東前後夾援或有濟而惜乎莫有見及之者甲申正月流賊事急京師糧儲告匱公言于戶部尚書倪公元璐曰事急矣請以大部檄借漕銀二十萬石從海運不可復拘常期僥天之幸得達京師或可以濟倪公然之公以戶部檄馳至淮漕撫路公振飛然之顧漕撫甫發而三月十九之報至路公馳使追還報王稱制詔公以原官督餉

饋江北諸軍公疏言臣歷年海運有舟百艘皆高大完好係臣自造中可容兵二百人所招水手亦皆熟知水道便捷善鬪堪充水師但曩時止及于運米故每舟不過三十人今海運已停如招集水師加以簡練沿江上下習戰臣願統之則二萬人之眾足成一軍亦長江之衛也疏上不報時廷臣或請由海道出師北伐公聞嘆曰誠使是策得用吾願為前軍以啟路皆不行但遣公運米十萬以餉吳三桂而劉澤清在淮上欲得公舟公曰須俟朝命乃可澤清縱兵奪之時漕撫田仰亦時相之私人也軍務一切不問淮

上瓦解公以部下歸崇明嗚呼唐德宗之自奉天歸也亦有韓晉公幾于再致大變是雖李渾諸元老所無能為也以公之才亦幾幾乎晉公之流輩而天亦厭明不佑其成宋南渡之不振甚矣然海陵大舉尚有膠西李寶之師以撓之使乙酉之議得行南牧之兵寧無返顧而明亦自絕于天羣策總屈而不施大兵下江南公航海入浙監國加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浙直欲令公由海道以窺三吳時田仰為相忌公公乃之翁洲欲以翁洲將黃斌卿之兵入吳閩中亦授總督時諸軍無餉競以剽掠為事至于係累

男婦索錢取贖肆行淫縱浙東之張國柱陳梧尤甚
公謂斌卿曰師以恢復為名今所為如此是賊也將
軍其戒之斌卿曰公言是也惟軍中之食不得不取
之民間今將何以足食公乃為定履畝勸輸之法而
軍士不敢復抄掠斌卿故無大略其後卒以不迎奉
監國被誅而翁洲之人頗念之以其軍稍有紀律民
無所擾則皆公一言之力也丁亥松江提督吳承兆
送款翁洲斌卿猶豫不欲應之公曰有事機之來間
不容髮奈何坐而失之定西侯張名振慨然請行邀
公為導公曰兵至必以崇明為駐劄地禁打糧然後

可名振許之至崇明而食盡名振重違前約乃趨壽
生洲打糧泊舟鹿苑五更颶風大作舟自相擊軍士
溺死者過半大兵逆之岸上大呼薙髮者不死名
振與張御史煌言馮都御史京第皆雜降卒逸去公
嘆曰風波如此其天意耶我當以一死報國然無名
而死則不可乃謂大兵曰我都御史也可解我之
南京大兵以兵護之至江寧四月十四日事也經
畧洪永疇以松山之役與公有舊然不敢見使人說
公曰公但薙髮當有大用公曰誰使汝來者曰洪經
畧也公曰經畧以松山之難死先帝賜祭十三壇建

祠都下安得尚有其人此唐子也承疇知公不可屈
乃行刑部下贊畫職方主事沈始元總兵官蔡德遊
擊蔡耀戴啟施榮劉金城翁彪朱斌林樹守倫畢從
義陳邦定及公從子甲皆死之而公之親兵六百人
斬于婁門無一降者時以比田橫之士焉公之死聞
之翁洲翁洲哭聲如雷立祠祀之生于萬歷某年某
月某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子某葬于某鄉之原
予讀諸家所作公傳其事多不核如公之應詔請復
海運在丙子其後督運七年而荳人溫氏作公傳以
為倪公元璐在戶部時是則辛巳以後事其誤一也

公于甲申春至淮欲遷米入京漕撫為路公振飛而
鄞人董氏作公傳以為田仰不知田之持節在報王
時其誤二也松江之役在丁亥而松人楊氏移之至
庚寅辛卯之間則其時江南已大定矣其誤三也溫
氏又謂^公上書時已官舍人不知其為諸生也立乎
百年之後以言舊事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
異詞不及今考正之將何所恃哉編修曰善請更為
之銘其詞曰

鴨綠之運不救松山之危直沽之運不救太倉之飢
盲風狂集吳淞失期到頭一死降臣忸怩吁嗟乎天

實為之謂之何其翁洲之枝北向崇沙之鵲南飛

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

墓前石碑

嗚呼是為殘明浙東督師大蘭洞主王公之墓予攷古今歷代定制未有所謂洞主者有之自蕭梁之末所稱新吳洞主余孝頃輩是也其時值侯景之亂諸遺臣起兵者倚山立寨居民因以洞主呼之史臣亦因而書之要之非朝廷之稱也明之亡也浙東山寨大起于是復有洞主之稱其後或降或竄不能盡詳惟諸死節者姓氏彪炳人間而王公之死為尤烈公

諱翊字完勳別號篤菴浙之寧波府慈谿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至公始遷姚江公五歲而孤少不喜理家事其弟翊且耕且讀以助之補諸生好言兵見天下方多難思以功名自見未幾國變繼至畫江之役王公正中以御史仍知餘姚縣事集姚之鄉兵徙孫熊二公于江上上疏荐公為職方畫以軍事付之已而正中與同官黃公宗義連營將由龕山西渡而江上破黃公引其殘卒入四明思結寨自守以觀變居民雜擊之寨不得兵時公方走海濱招兵謀與黃公合大兵購之急因公之弟翊以招公公不顧乃

殺之公亦不顧軍既集聞黃公軍破馳入山中語父
老曰前此以諸將橫擾居民遂至激變今吾軍來足
為是山之衛而無所擾父老念故國其許我乎居民
許之遂結寨于大蘭大蘭山者四明山之西北境也
唐時裴甫作亂嘗以之為巢穴其地猝不可登宋時
皆置砦設兵以防守至是而公據之其與之同事者
慈谿王公江也威鹵侯黃斌卿守翁洲寧之義士董
志寧華夏等謀引其兵會山寨之軍以起事來告公
使會李公長拜軍共定浙東公許之刻期相應而為
人所首事遂潰寧城戒嚴志寧脫走夏死斌卿舟師

泊城不得要領而去 大兵急搗大蘭公攝軍避之
丁亥十二月事也戊子正月公以軍還三月破上虞
殺其署縣事者時浙東山寨相繼起故御史李公長
祥軍上虞之東山故翰林張公煌言軍上虞之平岡
故都督章公欽臣軍會稽之南鎮其餘則蕭山石仲
芳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
明袁為彪浙西之湖州栢襄甫等亦應之至于小寨
支軍以百數然諸營招集無賴之徒不能不從事于
抄掠惟李公張公與公三寨不擾民而李張二軍單
弱不如公所部之雄于是 大兵欲平山寨以公為

的提督合寧紹台三府之軍由四明之清賢嶺而入
公合諸寨軍屯于丁山以待之久而弛 大兵猝入
公敗喪其卒四百人是役也有孫說者不知何許人
來救公中流矢死直立不仆 大兵不能久駐山中
公得復振與馮公京第合軍守杜畧以岩險為關軍
容整肅提督乃調浙西之兵下教亦選四明之團練
者以為前導破公于杜畧關口長驅直入公亦獲其
別部部不綸而以四百人之天台乞天台洞主俞國
望之兵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後至萬餘人間道入杜
畧擊破團練 大兵失團練踉蹌出山公復振己丑

春又破上虞浙東震動公軍既盛設為五營五司五
營以主軍公統之五司以主餉王公江任之視山中
田可耕者且耕且屯而其餘則履畝而稅無橫征富
室則量為勸輸下戶安堵如故異時地方雖有巡方
之訪緝徒為故事公直按有罪者而決之無枉者于
是四明四面二百八十峰之民其租賦不之官而之
公其訟獄不之官而之公其耳目消息不之官而之
公浙東列城畫閉胥吏不復下鄉汎兵遠伏以相眺
望而不復近山浙東長吏甚且有私通書于公以相
講解者公以沿海方有事欲以是軍觀變而應之時

閩中正徵師于浙以公之故浙師不敢盡出是夏公
自上虞出徇奉化 大兵方攻公塘洞主吳奎明破
之營明奔至河伯所追將及之猝遇公兵而戰大兵
敗績六月監國至健跳公發使奔閩官守并致貢王
遣使拜公河南道御史時黃公宗義以副都御史從
行上言諸營文則自稱侍郎都御史武則自稱將軍
都督不肯居三品以下至上嘉其慕義亦因而命之
惟王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多今品級懸絕非所以
獎翊且無以臨諸營也大學士劉公沂春尚書吳公
鍾巒皆以為然而定西侯張名振方國雷持之不肯

下初諸營迎表皆由名振以達獨公不然名振不樂
曰侯王道長來吾當為主上言之是秋公廟于王晉
右僉都御史公曰吾豈受定西指麾哉當是時王以
翁洲為行在石浦徒跳為畿輔彈丸黑子之區金湯
盡焉而 大兵所以不遽下者以出^山寨欲乘其後所
以畏山寨者不在諸營而在公或謂 大兵諸帥曰
此皆喪職之徒所嘯聚耳苟招之高官可解散也會
稽嚴我公知之請于大師願充使大師為之請于
朝遂以都御史充招撫令遍歷浙東西諸山寨以抵
翁洲公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言于公曰田橫烹鄒生

是耶非耶公曰當是時而烹之亦姑以洩其憤耳中
道曰田橫不烹鄒生于說降之時而歎之其志屈矣
固願降矣齊之士心已搖豈可復鼓其後始烹之不
已晚乎公曰君言正合吾意于是登使請我公入山
欲烹之我公不敢直入先以使來中道遂醢之分于
諸營我公夜遁自 大兵南向一紙所至多俛首聽
命者惟閣部宋公大典常烹招撫于金華至是而挫
于公庚寅三月公朝于王所再晉兵部右侍郎兼官
如故八月破新昌拔虎山時 大兵定計下翁洲以
為不洗山寨無以塞內顧乃大舉提督金某由奉化

田某由餘姚會于大蘭軍帳瀰漫三十里遊騎四出
仍用團練兵為導諸寨多逆請降或四竄更屢戰不
能抗以親兵入翁洲公固與定西不相睦不樂居翁
洲辛卯秋聞 大兵三道下翁洲公曰事急矣請復
入山集散亡以為援七月遂還山中諸將死殆盡旁
皇故寨山中父老勸公招兵榆林白谿之間乃出奉
化二十四日有大星墜于故寨野雞皆鳴父老憂之
是日公將由奉化出天台至北谿為團練兵所執同
行者公之叅軍蔣士銓也公神色自如賦詩不輟廿
五日入奉化廿八日抵寧八月初一日起定海以

大兵將下翁洲羣帥皆赴定海也海道王公延之入見請觀絕命詞公援筆書之書畢以筆摘其面而出每日從容束帙掠鬢修容謂兵士曰使汝曹得見漢官威儀也十二日總督陳公訊之公坐地上曰無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十四日行刑羣帥憤其積年強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頰或中脅公不稍動如貫植木洞脅者三尚不仆刳額截耳終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而從公者之人其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曰明知餘姚人皆不肯跪掠之使跪則跪而向公并死公旁大兵見之有泣下者公生于天啟丙辰

二月初六日得年三十有六一女許嫁黃公宗羲子百家時年十三以例沒入勲貴家遂為杭州將軍部下叅領所養叅領憐其忠臣之女撫之如所生女亦相親依如父及叅領欲為擇配女出不意自刎叅領大驚葬之臨平山中于是以公首梟示寧城西關門故觀察陸公宇燭故都督江公漢以奇計竊得藏之陸氏書櫃中襲之以錦其家人亦弗之知也康熙癸卯觀察以海上事牽連赴逮其家被籍有司見書櫃中故紙斷爛陳因棄之而去觀察之女屏當書櫃得一錦函發之則人頭也觀察之弟宇燦哭曰此侍郎

之首也而得不為有司所錄其天也夫時去公死之時蓋十二年乃東浦為身而葬之城北馬公橋下蔣士銓者字右良嘉善人也諸生在公軍中三年山寨之破他人多散去獨士銓以死從八月初五日先公受刑賦絕命詞公在獄為文祭之嗚呼予嘗遊大蘭一帶良屬巖閔然在浙東天盡之處即令大兵不以一矢相加遺豈能有所成故以四明為桃源庶乎其可以四明為斟酌鄴斟酌此無惑庶人之笑其愚也然當時殘明正朔猶延海上而諸寨為之內主資糧靡屢遙相援接則以四明為安平之即墨雖有所不

能而以四明梗平海之師不為無助故黃公宗義以為忠臣義士之志不足較其淺深者此也百年以來遺事凋殘公魂耿耿諒猶在丹山赤水之間而荒城埋骨之區莫有知者是後死之責也爰因觀察之子經異之請為之立石墓上而繫以銘其詞曰
成則東漢下江之元臣兮敗則為後梁郢州之枯槁
頑石嗚呼以當野哭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王公神道闕銘

古今來節士遭逢人倫之變進退俱難者蓋多有之
趙苞勢不能復顧其母祇應以死日謝終為恨事徐

庶之從魏先儒不以為非然夷考之則庶竟仕魏無
乃違其初心豈方寸卒不自主耶姜維自負遠志長
往不顧亦未為得獨周虓入秦始終不可屈節一奔
漢中再徙朔方可謂烈哉至吾鄉王都御史而益奇
浙東之債事也同里王公翊與公結寨四明山中先
是畫江而守二公連名上書監國請募沿海義勇勤
王自効師甫集而航海二公遂頓兵四明之杜舉以
為海上聲援海上之人呼之曰東西王以別之西王
公主兵東王公主餉當是時浙東之師雲起由寧紹
以至台處所謂山寨者相望也既以不練之兵烏合

復無所得餉四出劫掠居民苦之御史李公長祥在
東山翰林張公煌言在平岡且耕且屯最為居民所
安而孤弱不能成軍獨西王公招兵最盛而公善理
餉計山中屯糧所收不足親往民家計其產用什一
為勸輸以忠孝感動之有額外擾民一粟者必誅又
時遣人內地結連遺老致其靡屨之助故杜舉一軍
之強甲于他寨侍郎馮公京第御史張公夢錫遂合
軍來守大蘭公總司三營之餉浙東列城畏之如老
羸當道而胥吏不復下鄉催租于是山中之民益樂
輸監國之居舟山非此一軍莫能安也庚寅 大兵

決計下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絕其援兩軍由餘姚奉
化會于大蘭而遊騎分道四馳馮張二公死之而王
公避入海公亦走大帥劫公太夫人以招之公乃盡
薙其髮以浮屠服入杭時大帥方議勞來故國遺民
得公喜甚盛為館帳如幕府而防閑之未幾太夫人
以天年終公忽買一妾昵之甚于是夫人晨夜勃蹊
詬誅公乃控之吏而出之夫人亦攘臂登車歷數公
隱微之過而去隣人駭馬一日公遊湖上防守者以
其妾在不疑而公竟不知所往乃知向者特以術脫
其妻也公既脫携其夫人復入海朝監國于金門張

名振請為監軍甲午引師入大江抵燕子磯望祭孝
陵題詩痛哭而還乙未名振卒海師復下舟山張公
煌言駐軍焉時有沈調倫者復起四明山中來迎公
乃赴之山中人聞公至壺漿以迎者如蝟浙東大帥
方以舟山為急聞公至謂山寨且復為舟山犄角急
攻之公中矢卒公卒而舟山復破公諱江字長升原
籍紹興府餘姚縣遷慈谿縣之葉舉曾祖某祖某父
某娶李氏公少蹇于制舉其起兵時尚未為諸生也
嗚呼豈料公之所樹立一至此哉初授戶部主事改
戶科都給事中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右副都御

史公之卒也部卒竊其尸歸葬葉舉同時李公長祥散兵隱山中江督卽公廷極于浙東物色得之亦盛以禮致焉居之白下其實羈之也李公亦買一姬朝夕酣歌恒舞窮盡荒樂江公稍稍薄之謂其懷於此土諒無他矣一夕行適大索卒不可得李公踪跡頗與公不謀而合而公末年更多起兵一節則幾過之矣公之事已詳于黃氏四明山寨紀吾友鄭性令予為其神道之文乃即據黃氏所紀而刪補之其銘辭曰

神龍見首必護其尾有時蟻屈終于鵬徙縱見其尾孰見其髓吁嗟王公死而後已亦有侍御斯人敝屣

明故太師定西侯張公墓碑文

予家先族母張孺人為蒼水尚書女先族父以是避地居黃岩康熙庚子先族母以辰墓歸予時年十六從之問舊事族母曰吾父與定西侯同事久每言其志節之可哀而謗口之多屈且曰定西墓在蘆花舉汝他日可為之謀片石焉予曰諾蹉跎二十餘年乾隆戊午始克為之叅稽諸野史之異同以成定論使異日考翁洲遺事者得有所折衷焉定西諱名振字侯服直隸應天府江寧人也少伉爽有大略壯遊京

師東廠監曹化淳延之為上客時奄人中惟化淳以
王安門下故與東林親公亦遂得與復社諸公通消
息熊公開元之廷杖也公陰囑杖者得不死而公實
未嘗識面也崇禎癸未授台州石浦遊擊乙酉南都
破安撫使至浙東公獨不受命已而監國起事加公
富平將軍時肅鹵伯黃斌卿以閩中之命守翁洲翁
洲與石浦相犄角斌卿因與公為姻荐之閩中時閩
浙方爭而二軍兼受閩浙之命議由海道窺崇明擾
三吳以為錢唐之援未行錢唐師潰方國安欲以監
國降監國脫走至石浦之南田公棄石浦扈王欲保

翁洲會叛將張國柱以軍攻翁洲斌卿求救于公公
破之因勸斌卿納王而斌卿不納公計無所出適永
勝伯鄭彩至以其軍共扈王入閩王晉封公定西伯
公見閩中諸將林立請歸浙中招故部以壯其軍未
及還而石浦已入

本朝乃之翁洲依斌卿斌卿見公之以孤軍依之也
稍悔之丁亥松江帥吳勝兆來歸請一軍為援願以
所部合力向南都斌卿猶豫不欲應公方有自遠于
翁洲之志因請以其軍赴約而故都御史沈公廷揚
等爭勸之公遂整軍抵崇明遇颶風盡喪其軍沈公

死之公得逸復入翁洲而其弟及甥皆死斌卿以公之無軍也益侮之公乃招故部營于南田而黃張之

隙始大構

此據黃大宗義董大守諭高文宇泰所紀皆然則黃曲張直顯然矣黃之罪莫大于

拒監國而舟山以為黃欲應吳初公之救斌卿也部張竊其旗先往則誣之甚矣

將阮進最有功斌卿不德功而說進使叛公及公北發進以不習三吳水道不從南入關招軍頗盛王既晉封公定西侯亦封進蕩吳伯至是公由南田復健跳以書招進進復與公合時閩中地盡失諸將以王復入浙公與進迎王次于健跳斌卿不至大兵圍健跳進使人告糴于斌卿又不得于是公與諸將議

海上諸島惟翁洲稍大而斌卿負固不若共討而誅之則王可駐軍乃傳檄討斌卿斌卿見諸軍大集度不能抗乃上表待罪請迎王以自贖公許之而進卒擊殺斌卿沈之於海斌卿頗能以小惠結士心故其死也多惜之者甚且訴其死之屈以為公奪其地而誘殺之然斌卿一拒監國于丙戌徽公棄地扈從則閩中之二年不可得延再拒于己丑徽公合軍謀討則翁洲之二年不可得延此事跡之顯然者而乃據愚民之口以混黑白其亦昧矣監國既居翁洲晉公太師當國庚寅公殺平西伯王朝先朝先本斌卿將公

與進招之務豫平翁洲之功公頗忌之遂襲殺馬朝先
驍勇瀚洲人仗之及死部將遂多降于

本朝請為鄉導以攻翁洲予嘗謂公之殺斌卿也為
為有功而以其非罪殺朝先則有過此則不能以相
掩者也辛卯秋大兵下翁洲公以蛟關天險海上
諸軍熟于風信足以相拒必不能猝度乃留阮進守
橫水洋以弟左都督名揚副安洋將軍劉世勳守城
而自以兵奉王搢吳淞以牽制之或謂公曰物議謂
公借此避敵矣公曰吾老母妻子諸弟皆在城吾豈
有他心哉軍遂發而進以反風失勢戰死世勳名揚

力守急呼公還救未至城陷公之太夫人范氏夫人
馬氏名揚偕其弟及妾闔門舉火自焚死叅謀軍事
順天顧明楫亦預焉公聞信慟哭曰臣誤國誤家死
不足贖欲投于海王與諸將救之而止而復扈王次
于鷺門癸巳公以軍入長江直抵金焦遷望石頭城
拜祭孝陵題詩慟哭甲午復以軍入江掠瓜儀深入
侵江寧之觀音門時以上游有蠟書請為內應故公
再舉而所約卒不至乃還復屯軍南田是年公卒遺
言令以所部歸蒼水張公悉以後事付之論者以為
陶謙之在豫州不是過也蒼水為葬之蘆花畝初翁

洲之破也沈公宸荃在公軍咎公恃險輕出以救敗
不數日沈公泊舟南日山失維不知所之或以為公
本奉王以逃而覆公以弭謗然公一門俱在危城而
但奉王以逃固無是理至沈公之死亦何以定其為
公要之公之累蹶累起以死奉王其精忠不可誣而
恃險輕出則亦天意為之不可以成敗逐雷同之口
至于當國之後多病其專諒為事之所有然以公有
前丙戌己丑兩度之大功吳淞滙洲闔門之大節卒
之再入大江以求神仲其志則其專命擅殺與夫恃險
輕出之罪吾固不必為之諱而以為賢于萬斌卿萬

萬矣今之作翁洲志乘者曲于斌卿而深文于公混
祀斌卿于辛卯死事諸公之首而公兄弟反不豫何
其謬戾一至于此耶予故序公之事鏡之墓上固非
但畢吾族母之志也更為之哀詞曰

翁洲石浦彷彿于殘宋之厓山公魂不死長留此間
功過不掩曲筆宜刪蘆花寒月如聞哀淚之潛潛

鮎埼亭外集卷五

鄞 全祖望 紹裔

明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眉仙馮公神道關文
公諱元颺字沛祖別號眉仙浙之寧波府慈谿縣人
也太常卿若愚子工部司務季兆孫封布政使燮曾
孫太常子三長元颺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次元颺
兵部尚書而公最少馮氏于慈水代為冠冕家而津
撫兄弟尤以盛名見重于世時有大小馮君之目浙
東自沈朱二閣臣而後聲息不與象林相接至大小

馮君出而操東林之柄士子欲自附于清流但得大小馮君一言則雖以碩儒如戴山漳浦亦無異論公于其時步趨二兄之側所聞所見莫非奇節偉行而公不甚自暴白也崇正壬午公以順天貢士待試春闈時寇禍急思宗倚任尚書與戶部倪公調兵調食委以心膂而猜疑未化謂尚書在中樞其兄又為畿甸開府未必能盡潔身苞苴之外思有以嘗之一日已晚忽有人叩尚書邸求見尚書以事冗顧左右請三相公出見之謂公也公出則其人以三千金求一邊帥缺公怒標而出之以告尚書尚書喜曰真吾弟

也次晨尚書入朝思陵迎笑而語曰卿家三相公真卿弟也尚書駭愕乃知昨夜之以三千金來者上所遣也津撫聞之亦大驚于是三相公之名繼大小馮君起是科公以五經成進士時尚書為國理樞務日憂日瘁又內思思陵猜疑之跡遂成沈疾思陵疑其託疾久而知之乃得假歸而謗之者終以為避禍而去津撫進南遷之策既不得達京師遂陷津撫誓師討賊監司內叛自拔南歸江左清議亦頗以臨難不死加責備于是大小馮君相見于杭執手流涕共約赴南都請復仇自效而赧王方翻逆案東林黨人槩

置不用甲申九月津撫與尚書十日之中相繼以鬱
鬱死尚書臨終謂公曰吾無以慰伯兄未遂之志矣
汝其勉之公號咷曰敢不為國盡死公以丙戌之春
赴南都授兵部主事已而靖南伯黃得功出討左兵
請監其軍乃改上兵備僉事持節提視蕪湖軍蕪湖告
捷而大兵渡江赧王蒙難公跳身至錢塘則潞王
迎降乃歸慈水會沈公宸荃起兵公大喜告于兩兄
之靈而行江干進公太僕寺少卿公盡出家財以輸
餉而江干又破公歸哭于兩兄之墓曰國事今已矣
賴宗社之靈或可以一支兩兄其冥助之不然弟當

蹈海而死更不得拜先墓矣遂赴翁洲時翁洲為威
鹵侯黃斌卿所守公至問以監國消息則曰前數日
已入關公呼天長慟公以貴介子弟少未嘗遭困苦
至是驟加憂憤神氣俱索終日望海咄咄不數旬而
亦病病甚不肯進藥斌卿往視之公張目曰下官累
世並受國恩而先伯仲尤為國家元老先伯耿耿
之志未遂而死將以望之下官而今又死天也言訖
而瞑嗚呼以予所聞公兄弟三人之生平而論之津
撫老成忠謹而有餘而稍嫌才短尚書才足辦事而
或言其過于博大然要之皆正人也津撫之不死于

津與尚書之間變而未死其意原欲以有為乃南都
諱言討賊于是二公悔當日之不死而卒以死自明
則心跡之昭然者也然使二公少更濡遲以及畫江
之役則必出而有為其出也究之亦歸一死則前日
之志得申而天下後世無異詞故論者憎二公之死
稍晚而予反嫌二公之死不稍遲試觀公以甫經釋褐
之進士流離海外視死如歸夫孰非二公之志也哉
公生于萬歷乙卯十一月廿一日得年三十二歲夫
人某氏子某自公歿後滿洲遂成域外又四十餘年
而始得歸葬先塋之域又四十餘年而予為之銘其

詞曰

東林黨人大小馮有志未逮長負悵誰其竟之三相
公野棠猶映萼花紅

明淮揚監軍道僉事鄧王公神道碑銘

乙酉 王師南下破揚州閣部史公之死也或傳其
已渡江南東故其後英霍山寨猶冒其名或曰突圍
出城死于野寺莫能明也幕府監司王公之死亦然
是時僕從星散或傳其已縋城逃之淮北者故是時
家中猶望其還見于姻家董戶部德偁之詩閣部之
死于南城也以史德威之目見而後信之王公之死

也以應泰軍廷吉自軍中歸寄其遺言而後信之嗚呼士君子斷頭死國而其事猶在明昧之間令人疑信相參良久而始得其真也豈不悲夫公諱纘爵字佑申鄞工部尚書莊簡公佐之孫也父某蔭生公亦以莊簡身後恩得官甲申試知溧水已而補應天府通判時則赧王方登祚馬阮哆張用事公無所見故請赴閣部軍前自劾乃以同知揚州府監軍而閣部亦內困于讒口外則諸鎮不用命待死而已尋晉公按察僉事持節閣部憐公一日謂曰時事可知矣居徒死于此何益吾當是君還留都以為後圖公曰下

官世受國恩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也閣部改容謝之時知江都縣周公志畏亦鄞人也與公誓共死登陴分守城破隕于兵嗚呼公志在此即留都亦何嘗不可死海岸之從容足為孝陵弓劍之光正不必謂定偕馬阮偷生也而公所以不肯者不欲負閣部耳斯其不媿為莊簡之孫而有光于故國之喬木者不已重哉

聖祖仁皇帝修明史已為公立附傳于閣部卷中顧猶稱其故官予以應氏所言參之高嘉禾高士忠節錄乃知其已為監司也公之大節豈在階列之崇卑

而權史則不可以荒朝之命而歿之公一女適董戶部德侁子允珂賢而孝通翰墨當公生死謠傳之日昕夕泣血望父而死一子兆彥有異才以公之殉于揚也不忍家居食先疇終身躑躅蜀岡邗溝之上遂以野死君子哀之兆彥詩尤工里中錢退山董曉山關中孫豹人皆推之予求之揚竟無傳者公之從孫炳乞余銘公墓予故牽連附志之其詞曰
喟彼石頭不如廣陵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先公可作葆茲家聲

故儀部韋菴李公阡表

順治丁亥吾鄉有五君子之禍其時故家遺老蓋多預其謀者及為夫已氏所告五君子被繫夫已氏謂其客曰盈城士大夫讎我矣當一網盡之于是復使其客上變次年人日所名捕百餘人而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故儀部李公桐為之渠大訊于杭然里中諸義士尚多相與捐數萬金救之其難得解方事之殷同獄思留身以有為者不能不為遜詞以對簿獨高李二公誓死嘿不出一語既得出高公嘆曰幸脫虎口之中非始願所及也論者亦謂當此大厄強項不屈而卒得不死以為大慶而李公曰吾前此不欲

隕黑阱耳今得見白日而死可矣于是閉氣絕粒數日卒死之家人問遺言張目不答高公嘆曰吾媿之也夫時戊子二月十七日也得年六十有六李公諱桐字宗海一字韋菴鄞人前兵部尚書謚忠毅櫟之從弟也崇正丁丑進士釋褐知廣東潮陽縣有惠政時思宗課吏急特旨頒下四條曰修城隍具器械廣積儲練士卒公課以最暇日重修韓吏部文丞相諸祠更築亭于東山以為觴咏之地署曰水許取坡公水則許我之旨也尤喜得士潮之生徒爭師之陳文忠公子壯廣之南海縣人也為公座主亦遣其子上

庸師之直指使者荐于朝思宗召見賜以白金且用為給事中御史會畿輔被兵守令多死宜興當國請以諸覲吏有幹力者暫承其乏或曰守揆恐覲吏入臺省發其陰私故外之公得永清縣永清再被兵村落蕭然居民流轉公還定安集食不下咽讀公所作入境詩皆比之元結舂陵之遺在官十月宜興獲罪公等得召還再入對議用為給事中而三月十九日之變作間關南歸福王之立貴陽當政國以賄成遣人從公索賂不得乃令浙之直指任大成疏糾公欲入之六等爰書以事無所據而止公曰吾求諒于先

帝已耳卧家不出踰年而江上師起以荐召為儀部
主事尋復歸又二年而及難嗚呼公當可以無死之
際亦豈不欲徘徊事變以為後圖其所慰者再辱其
身以辱國故決計求死以免王炎午之惓惓其可不
謂之志士也哉公之死也有子文^肅亦因蛟關馬櫪
六十餘日不相聞有女文玉已孀居傾家為父而前
御史^未人曹漕溶方在杭為助殮事同里萬泰以其
喪歸及文^肅得脫而公柩至矣家人出公獄中所表
毳其毛寸寸落血痕狼籍是秋文^肅再下府獄竟得
不死其後風節甚高浙東稱為景堂先生者也葬公
于東臯之省臯安人邵氏文玉年二十其夫溺于江
慟哭三日躍身入水屍從江面浮出既喪父削髮為
比丘^而上稱為梵淨師者也又八十年公孫世法勒
石墓上^而予為之次其畧

明高明州牧房仲錢公兩世寧域志銘

高明錢使君卒于滇中其子萬里歸骨梨洲前輩紀
其事矣使君曾孫鏗選以為未盡奉其家藏使君滇
中所寄手蹟乞予更志其寧域嗚呼使君以崇正癸
未令滇中之陽宗不半年而北都亡又一年而南都
亡滇中亦大亂下邑長吏魂驚魄散無復宦情多棄

印綬逃去獨使君撫循疲民不震不動時嘗集諸年
鳴琴講經未嘗以喪亂形其草略大吏交荐以考最
擢嵩明州牧天南道斷故鄉親從遣人間行入滇以
勸其歸使君復書曰乙酉之夏江南已無君矣止亭
弟尚與孫熊諸公畫江求君而事之丙戌之夏浙東
已無君矣止亭尚與諸公航海求君而事之倘爾時
吾家居亦當隨諸兄弟後自請効死而况奉先皇之
命入滇中雖經喪亂吾君尚在其忍委而去之更何
面目入家廟見故人吾豈不知天南之亂已極非特
小朝抑亂朝也其不能為淨土在旦夕間顧吾但求

畢吾之志而已止亭者大學士忠介公使君族弟也
乙未五月十二日臨終謂家人曰幸得保茲首領以
見先皇莫以絕域為恨也滇民聚而哭之葬于通海
之南山使先君先舉三子滇中所携少房舉二子長子
先卒仲子隨行而叔子美恭奉母家居即所稱孝子
者也使君之卒家人未知又八年天南大定孝子曰
夜號咷告母欲求其父而家無一錢奮足出門適有
伶人演院本所云尋親記者孝子曰是我也乃習之
業成買鼓板一副每逢市鎮輒唱之宛轉哀動行路
稍稍得錢則又前行錢罄復住望門唱記數日則又

得錢聽者訝其度曲之神不知其為寫心也遂展轉
依人得入粵中而一病于廣東再病于廣南瀕于死
者數矣及至滇踪跡茫然遇土人之知者始得使君
死問及其葬地而眷屬不知流落何所哀哭無措又
遇土人知者得導至其舊僕所居始得展使君墓下
并求庶母仲弟而見之展轉乞哀告貸又求為人記
室以得之傭值凡閱七年始得歸骨嗣是以後鄞人
演院本者不忍復奏尋親之曲比之王裒門下之廢
蓼莪使君諱士繡字房仲一字道生浙之鄞縣人也
天啟丁卯舉人娶倪氏葬于某原孝子字西侯娶徐

氏附葬使君墓下子懿綱即鏗選父也孝子既歸父
喪以貧出遊卒于山左之濟寧懿綱奉棺浮舟而下
中夜聞空中告以遠行者即促舟人鼓棹疾發次晨
河水大決直抵揚子江口餘舟多遭衝沒時以為孝
子之報懿綱亦早年^卒其婦周氏苦節撫鏗選以有成
一門三世名德承承天之報使君以報孝子者多矣
其銘曰

嘆孤臣之戀主兮甘心埋朽骨于滇池嗟孝子之求
父兮赤心返羈鬼于鳳谿碧雞金馬忠孝所依來伴
慈烏墓門之栖

明監察御史退山錢公墓石蓋文

退山侍御墓文予既令其子濬恭援司馬溫文正公序十國記年之例即用予所作東林集序上石而濬恭以生卒月日子女未備令予補書予乃援柳州墓石蓋文之例另叙一統以復濬恭侍御諱蕭國字肇一學者稱為退山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其世系則故封禮部主事鳳午之曾孫知臨江府若賡之孫瑞安訓導贈副都御史蓋忠之子大學士忠介公肅樂之弟以諸生倡義歷官監察御史辛卯滷洲之役被俘不屈同輩已戮盡次及侍御監刑者熟忽視忽

釋之非所望也生于萬歷丁巳八月廿一日卒于康熙壬申十月初二日得年七十六歲孺人周氏副室史氏合葬于東吳書院山之麓子三長濬恭即為忠介後者也濬恭嘗謂予曰不肖年十二即隨先君出而索食每至江山上先君輒愴愴四顧指謂不肖汝世父故營所稱瓜瀝軍者也此故大學士孫公營所稱龍王堂軍者也此故大學士沈公營所稱威嶺軍者也此故大學士熊公營所稱湖山軍者也又一營介乎龍王堂威嶺之間故吏部侍郎章公軍也又一營在潭頭最與方國安營相近故都御史寧紹台道于公軍也此則所謂瓜

歷六家軍者也其夾瓜歷左右而營者故錦衣徐公
啟睿及予之支軍也其夾龍王堂左右而營者故太
常林公時對駕部屠公獻宸及南雷黃氏之支軍也
其湖山之小營則故侍御餘姚長官王公正中之軍也其威嶺之小營則徐御慈谿長官王公玉藻軍也
此皆六家軍之麾下也其獨當小壘者故義興伯鄭
公軍也其在下莊一帶者故太僕陳公潛夫軍也其
遙駐龕山一帶者故尚寶朱公大定平吳將軍陳公
萬良職方者公繼佐軍也其在分水一帶者故都督
姚公志卓太僕方端士軍也其控扼富陽桐廬而軍
者故首揆張公營也則又憤怒而言曰此逆帥方國

安營所稱七條沙軍者也故王武寧營所稱西陵營
者也語至此則必噉然而哭至若翁洲健跳石浦諸
藩帥之強弱琅江長垣鷺門諸藩帥之逆順先君嘗
終夜為不肖輩言之而惜其時年尚少不能強記又
曰不肖輩隨先君子淮上時河道制府靳公真賢者
延先君入幕而先君辭以疾制府乃為假館于外而
就諮之然先君終不自得又曰先君臨終戒不肖兄
弟故國故君之感此吾輩所當沒身而已者也若汝
輩則不容妄有逆天之念存于其中嗚呼予生也晚
既不及奉諸老履約而世更百年突然如白髮老涸

之淋漓吾目前也斯即見斯文者猶將為之涕泗不
已而何況乎濬恭兄弟也哉初侍御歸自海上也杭
人吳農祥晚出欲為名高移書謂侍御不當出而為
索食之游侍郎以良友謝之及農祥應詞科之辟人
多笑之侍御曰士之出處各殊耳其渾厚如此今濬
恭已為忠介後而有子懿集能追念本生謀為侍御
置墓田以崇祀事是則可嘉也爰即詮次其語列之
蓋上而繫之以銘其詞曰
荒朝柱史凍村老農九死不死有此幽宮窮冬木介
吾疑為血淚之封

明職方主事兼三錢公墳銘

忠介錢公以戊子卒于閩之琅琦其第五弟檢討殉
于福安又七年其第九弟推官殉于鄞明年其第七
弟兵部亡命發狂而死于崑山君子曰錢氏有四忠
焉而兵部有婦稱奇節則又四忠之餘烈也兵部諱
肅遊字兼三其世系見諸兄碑誌兵部性樂喜為詩
亦工書以諸生從軍初授監紀未受入閩以荐入樞
曹妻安人鮑氏方未國難時已納采未及娶而難作
閩浙路絕鮑氏父兄欲更擇壻安人不可父兄歎曰
非不知不可顧錢郎播遷天未必無生還之望安人

遽嚙臂血為誓其家愕然而止己丑兵部從亡翁洲
辛卯翁洲破來歸始成婚安人之年二十六矣甲午
張公蒼水以定西之軍入長江兵部挈眷與弟推官
間道赴之張公倒屣迎曰從文為耶江子四耶尊兄
為不死矣已而師退兵部歸乙未翁洲復歸海上兵
部復與推官赴之時復潛行中土結內主之助丙申
大將軍宜爾德再下翁洲兵部復與推官先期入告
未達追兵及之推官死焉兵部亡命是時兵部同祖
兄弟有通籍者恐兵部兄弟出入焦原無已時終為家門
之累頗相齟兀兵部乃挈眷居崑山思得間為入海

計己亥蒼水又入長江兵部又從之已而師敗相失
流轉太倉嘉石間怏怏不自得一日嘔血數斗大呼
不絕以死得年三十安人勉治殯殮祝髮為尼與長
洲殉難忠臣劉公曙之夫人同居一草菴中泣血紡
績以求歸貨數年始得呼其弟至崑負骨以歸或勸
以焚化痛哭拒之卒葬之君舅瑞安公墓旁而身學
道于戒珠菴及兄公侍御舉子澹恭乃歸撫之若已
所出臨終謂澹恭曰我死當葬汝叔墓旁無得用空
門禮也澹恭乃以命服殮為合兆焉是時黃山汪侍
郎沐日亂後為僧其卒也議者謂當以儒服殮而其

徒不可蓋泥于侍郎之無遺命也安人之見卓矣安人尼名定鎔字覺幻嗚呼兵部之百折不回必欲展其初心而卒以之畢命亦可哀矣而安人以巾幗芳年矢苦節以報之何其烈也潘恭以忠介為所後父以安人為慈母故兼承其祀而乞予為文以立之墓上予不敢辭其銘曰

斯其為故國之雙雙兮哀魂夜集于冬青之樹鬼車過之尚知所懼

明監紀推官叶虞錢公墓誌銘

忠介錢公兄弟十有二人而推官肅典居第九起兵

時諸弟從軍者四人推官年尚少丙戌從諸兄浮海戊子忠介殉于琅琦己丑叔兄檢討殉于福安推官展轉閩浙之間庚寅從亡共保翁洲始有監紀推官之命翁洲內附之後又五年卒以義死嗚呼何錢氏之多奇也推官故吾全氏壻未及娶而航海及歸卒不克娶而死其年僅二十六歲嗚呼錢氏故世受國恩然忠介仗義于天地崩裂之中者四年足以報矣檢討抗守孤城接踵喪死亦足以嗣其兄矣推官似亦可以無死而卒死之其殆有幸于得死而恥託于可以無死之說者耶其亦異矣推官之仲兄侍御有

哭推官文顧嗛嗛不敢詳其事予嘗以問之先君則曰翁洲以辛卯破甲午推官與其叔兄樞曹航海復入閩南諸島因同蒼水張公入長江乙未蒼水居翁洲推官兄弟復起焉然又時入內地以課消息丙申中朝遣大將軍宜爾德帥師再入海推官方與樞曹渡海告警追騎至樞曹得脫走而推官被執帽落髮髣髴然周臂會大雨騎入村廟飲醉卧土人至者問知其為忠介弟競憐之或遂欲脫其械導之走推官乃昂首歎曰吾亦安可以頻辱哉謝遣土人呼騎起偕至鄞之三江口不屈而死時丙申七月十有一日

也嗚呼推官欲逐虞淵之日勢不至化為鄧林不止即令是時得脫虎口亦終難必其免于死也終于難免則不若早從其兄于天上之為愈矣此推官之志也顧如土人者殆亦山谷中有心人乎推官當踏海時猶挾忠介遺集以行尤可悲也近者忠介嗣子濬恭以先集來因與語及諸父死節諸佚事予舉舊聞以告之濬恭喜其歲時之覈足補家傳之闕請援檢討大招之例并為推官置兆域而皆搗詞于其石推官諱肅典字叶虞其世系見諸兄碑誌不復具其銘曰

不降其志懼負其兄不屈其節懼累其生所惡有其
于死者相與羽化而同升

明錢八將軍墓表

故太保閣學忠介錢公有同七世祖肅繡字文卿世
所稱錢八將軍者也錢氏為吾鄉望族世用簪纓禮
樂著無以勇力見者太保尤孱弱而文卿獨力扼虎
射命中飲酒可數斗飲愈醉瞻愈壯仰天振纓意氣
橫舉太保起兵其同產弟從軍者四人從子一人又
族弟二人曰肅文肅度忽于眾中見文卿伏策請自
効太保以其恃勇恐致蹉跌過之不許列名文卿變

姓名注籍諸將幕下及太保親誓師見之駭曰汝必欲
隨往耶江上出戰文卿為先茅浮白大呼挺而直前前
常中利刃腸出不及納一手攬之一手摧鬪不止卒
連斫二人仆地始得還營一軍皆驚而文卿意氣自
若其時太保軍中多魁士如江子雲王征南皆百夫
之特而文卿以兄弟就勤于護衛幾如魏武之有許
褚也顧太保時時憤諸營濫邀爵賞為偏裨樹恩澤
故文卿在行間積功甚多而官止叅將嗚呼吾讀諸
史北齊之彭樂唐之郭琪皆臨陣腸出以為何勇將
若此近則攻臺灣時監理亦以此得大用而文卿以

一書生同此奇勇則幾幾予遇之乃僅効其長于曠
火之一隅兵解以後窮老桑麻之間掩關不敢輕出
惟恐為霸陵之尉所呵而日飲無何鬱鬱以死身死
之後世亦無復知之者悲夫文卿事太保甚謹是時
淡芭菰初出然荐紳士人無用之者文卿一見好之
太保見而怒鞭之文卿皇恐扶服謝過太保撫之而
止嗚呼斯其所以為忠義之子弟也耶太保嗣子濬
恭以予銘其家先德之備也請并為文卿表之其銘
曰
扼婁龍斬赤豹萬戶侯安足道乃數奇投海嶠老夫

職嗟不弔我銘之表忠孝

明故都督江公墓表文

錢忠介公之起事也幕下列將較盛于張熊孫沈錯諸
家故其中多健者而忠介所恃莫如江都督子雲都
督諱漢其原籍為南直隸徽州府休寧縣曾祖某祖
某父某黃山巨室推江氏而多以商籍入浙都督以
是家錢唐膂力雄健視瞻瑰偉居然將種也相德都
督之生太夫人夢有金甲神臨之故都督生而不凡
亦頗以此自奇丙戌挈家而東詣忠介軍門請自効
忠介大奇之擢置諸偏裨之上授以都督僉事總兵

兵官忠介故未嘗習軍旅在江上無日戎服登舟鳴
鼓放船都督指揮既畢則畫諾焉及浮海至長垣再
出師七閩震動樓船幾下福州而都督之功為多馮
侍郎京第之乞師日本也願得都督同行忠介遣之
既歸曰東師必不出也聞者不信爭叩之對曰他日
請念已而日本果愆約忠介既卒都督旁皇無所之
而太夫人尚在鄞乃變姓名來歸因定居焉日與諸
遺民賦詩以寫其磊砢每語及忠介則泪淋淋下辛
卯姚江王督師梟首城西門陸副使宇焜謀竄取之
訪于督師之故卒其人曰非得江都督事不諧副使

亟以情告都督曰請以中秋日待我城下時督都家
居幅巾深衣不執弓矢屆期忽紅笠披短後衣傅粉
挾健兒數十揚揚而出家人駭之而城禁方嚴都督
逕登之守者以為關東新將也趨叩頭惟謹既見此
裊首忽怒目視曰此吾仇也亦有今日乎拔刀擊之
首墮城下遂循雉堞周行縱覽濠水守者隨之凜凜
而副使已拾首去是日也城外方競渡遊人目炫無
見者都督之出奇應變大略如此都督既居鄞無以
自給種蔬為業諸遺民竭蹶周之四壁無長物惟餘
忠介所贈寶刀一具而已病亟先贈公往視之都督

咄咄曰金甲神不靈耶先贈公曰神亦即錢王二公
之讖也都督嘆曰然則吾何望矣於邑而暝都督生
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其銘曰
桓桓神勇布衣從戎故人其誰宰相魯公魯公既死
朱烏哀號誰憐蕉萃為賦大招

張太傅守墓僧無凡塔志銘

無凡姓汝氏名應元字善長明南直隸華亭人故太
傅張公麾下總兵官都督同知也少讀書通文筆頗
大魁碩有勇幹善料事以家貧事同里張公肯堂時
年尚未二十張公一見異之曰此非隸役中人張公

撫軍福建無凡在幕府最荷委任往來海上指麾諸
將以捕盜積功至都司僉書然尚侍軍未上也乙酉
四月以張公孫茂滋同歸松江而南中亡夏考功允
彝倡義時吳淞總兵吳志葵故出夏門下以麾下應
之荐紳則沈夏書猶龍陳給事子龍李舍人待問皆
松之望也無凡遽以便宜盡發張氏家丁出家財為
支軍一隊與志葵合或駭之曰此大事何匆匆無凡
笑曰我公志也于是夏陳諸公相約以袍笏列拜無
凡于營前且曰斯四十年錢尚書所不肯為而無凡
名大震志葵師敗無凡護茂滋浮海入閩隆武知之

大喜即授御旗牌總兵官都督同知福州軍政司之
鄭氏張公雖太宰不得有所展布隆武議親征以張
公任水師率麾下從禡牙將發鄭氏以其私人郭必
昌代之已而鄭氏降隆武出走張公浮海至舟山依
黃斌卿適監國魯王方失浙東叩關求援斌卿不納
無凡曰斌卿意叵測應元請以死士刺之奪其軍以
迎監國張公曰危道也汝姑止張名振之應松江也
都督亦踴躍欲赴張公曰事未可知吾今不可一日
離汝蓋自張公散軍入海颺泊爛灘鰲背之間瀕于
危者不一皆無凡護持之嘗撫茂滋謂之曰我大臣

宜死國下官一綫之寄其在君子幸無恙無凡曰謹
受命忽一日大風雨呼之則已空閣不知所往張公
大驚如失手足次日有補陀僧入城曰昨有偉男子
來腰間佩劍猶帶血痕忽膜拜不可止亟求雜度麾
之不去不知何許人也張公家人聞之亟告公曰此
必吾家應元也既而以書謝公曰公完髮所以報國
應元削髮所以報公息壤之約弗敢忘也自是遂為
僧于補陀之茶山所謂寶稱菴者釋名行誠而字無
凡卒歿舟山破張公以二十七人死之獨命茂滋出
亡無凡入舟山則已失茂滋所在乃請詣轅門求葬

故主諸帥欲斬之有一帥故佞佛憐其僧也好語解
之曰汝亦義士然此骨非汝所得葬也不畏死耶無
凡曰願葬故主而死雖死不恨其帥乃曰吾今許汝
葬葬畢來此曰諾乃歸殮張公并諸骨為一大家瘞
之逕詣轅門諸帥皆驚異乃命安置太白山中無凡
既不得自由密遣人四出調茂滋聞其羈鄆獄中乃
令同院僧之出入帥府者為前許葬之帥謂無凡精
曉禪理可語也其帥大喜遽延之與語相得甚疑則
乘間為言茂滋忠臣裔可矜且孺子無足慮請往視
焉許之無凡乃請之當事求出茂滋不得以合山行

眾出之又不得請以身代又不得令鄆之義士陸宇
燦等以合門四十餘口保之而閩中劉貢士鳳翥亦
為言之茂滋得出無凡又為力請竟得放歸華亭數
年茂滋病卒無凡遂終身守張公之墓老死于補陀
中其銘曰

都督晚年頗遭誣屈謂其居山尚交張杰懸舉之役
實所決裂嗚呼裨官一何失實不負鯢淵恐負蒼水
宮山之言了非曲諱豈期思舊鑄此疵累敢曰大儒
遂無讒毀

鮎埼亭外集卷六

碑銘

明故大理寺評事林先生阡表

古今來保孤之事嬰杵而後如漢李陳二太尉之有
王成朱震唐張丞相濬之有葉彥明明方學士之有
魏澤莫不艷稱而樂道之蓋不負師友之誼者使其
與人家國必無慙德儻盡如王舒甄邵之徒將取室
毀子必使覆巢之下竟無完卵而人類可盡化鴟鴞
矣順治戊子吾鄉殘明諸臣思翻城迎故主事洩死

鄞 全祖望 紹裔

者兵部華公屠公董公評事王公推官楊公而推官
之弟御史亦連染于難其發難者則謝三賓也三賓
與推官之父最厚而以反覆不持士節見擯于清流
至是刺得其事告之六人者既死妻子皆應此徒為
勛衛役華夫人陸氏小楊夫人張氏最先死大楊夫
人沈氏屠夫人朱氏相繼殉死則絕嗣留之則絕辱
將皆之何其時董戶部守諭高隱君斗魁輩昕夕必
造五家之門勸以早自裁恐一旦發遣且卒莫措
手足即聞華夫人命相聚商榷林先生荔堂曰是易
耳乃竊取職方之孤匿于家而取瘞子以代當是時

三賓方眈眈然誓不盡殘諸人血胤不止諸大夫亦
以事勢有關遁邏四出倘遭發覺禍且不測顧先生
行之泰然踰十年累更肆赦為之婚哭而誡之曰汝
勝國忠臣之子也汝父死吾捧頭舐血而殮之汝母
死吾躬市槨木焉吾亦不料其得保身以保汝也今
幸矣吾不負如汝矣雖然父不肯帝子亦不肯王不具
此骨汝終非華氏子也汝負吾矣乃為之復姓而遣
之諸遺民為作孤兒行以紀其事嗚呼三賓殺故人
之子以遂其私先生不顧其身以存故人之子氣類
之相懸一至此耶林先生者諱時躍字遐舉別號孟

堂世為浙之鄞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先生于太常卿
時對為兄而先生之年輩為太常所嚴事以明經入
太學少弟時蒙亦有名時稱三林畫江之役諸公累
疏上曰時事不可挽也即家版授大理評事固辭而
周旋忠義之徒甚篤張公蒼水轉徙山海密書往復
一歲數至其出仕新朝者求一覲其面不可得也悲
憤之餘發諸詩歌則晞髮白石之儔也晚年與徐先
生霜臯緝甲申以來枌社死事諸公各為之小傳而
取其生平著述之有係于名節者附之曰正氣集其
鶴山書院集如干集太常與同志上私謚曰端節因

思喪亂之餘如寧都彭兵部劍伯保清江楊閣部之
孤吾鄉陸公子披雲保華亭張閣部之孤皆以知名
然而兩孤不過畏官司之不赦非有怨家刺刃于旁
也如林先生者則更危矣乃百年以來漸無知者夫
非文獻不足之故歟先生之族孫某聞予言而法然
乃乞見之貞石之文以發之予文雖劣弗謝敢也詩
曰
我聞防風其骨一節足見全體兮先生之行采薇采
芝差足比擬兮手提孤兒以還死友不畏焦原兮以
彼其人故國故君死且弗諉兮

明故按察副使監軍贛菴陸公墓碑銘

少讀南雷文字最愛其陸周明先生墓志其紀先生
墓姚江黃侍郎首文甚奇顧于先生大節尚有所未
盡近來著述家但以黃志為底本不知當時之諱忌
固多也今已年運而往吠堯之嫌盡在蠲除不及是
時大闡幽德將與桑海劫灰同歸脫落先生之子經
異亦老矣每垂涕乞予文乃更為墓碑一通以補其
闕先生當南都覆沒時慟哭學宮適董公幼安至相
抱而號因聚謀為起兵計會張公雲生華公吉甫王
公貞一毛公象來不戒而集董公出載書于袖中先

生遂連名署紙尾顧遍謁諸荐紳莫有以為是者計
無所出先生沈吟良久曰是惟錢刑部虞孫可語但
彼以咯血踰年不應容吾當排闥見之乃往直入卧
內告焉錢公亟強起曰不敢辭先生曰決于錢公曰
決矣不告其家遂行召募數日事終不就會聞紹興
兵起諸荐紳始稍稍集虛左席以讓錢公而夫已氏
者方從江山迎降歸欲敗其事貽書定海鎮將有請
殺六狂生以靖亂之語詳見予所作董公幼安碑志
中當時六狂生皆婁儒獨先生以貴公子毀家輸餉
夫已氏尤欲殺之不料其計之不行也先生貽之以

書曰昔德祐之季謝昌元贊趙孟傅誘殺袁進士以賣國執事之家風也今幸總戎不為孟傅遂使執事不得收昌元効順之功以是知賣國之智亦不能保其萬全也夫已氏得書咋舌而已監國次于會稽授先生監紀同知俄進按察副使仍監軍先生陳馬士英十大罪乞梟其首以謝江左時王詹事思任莊給事元辰皆先助生言不報黃侍御宗義亦廷爭之卒格于方國安而止先生嘆曰即此亦不堪立國矣遽棄官歸而士英果挾國安以爭金華江上軍士為之崩裂諸軍航海先生為馮王二郎募兵於于榆林

已而皆破于是六狂生者相繼死其四而先生之志不灰翁洲之破也先生捐金與謀者令訪死事消息乃得聞張閣學之孤以俘至亟治橐饘入獄視之語其弟宇燦使為脫繫董公幼安之喪在海上先生致而莖之已亥之役蒼水以孤軍入江北先生為之飛書發使其家初亦不知但見其喜形于色私相語曰殆有好音聞其敗也當食失箸是時張公在海上遙仗先生為內主壬寅降卒以先生之事告捕至錢唐先生已病用奇計出獄門抵館而卒嗚呼先生雖世臣子然甲甲以前未嘗一日有位于朝而必日外于

維新之化濡首沒頂以從亦之可怪也先生諱宇燝
字周明別署顛菴浙之鄞縣人贈太僕少卿大漳孫
右都御史世科子生于萬歷戊申十月初二日卒于
康熙癸卯四月十二日得年五十六歲弟宇燦為上
私謚曰節介娶周氏再娶崔氏子二經異經周女一
適經師萬先生斯大祔葬于城西右都墓旁先生所
唱酌者周順德叢雲王博士水功矢詩不多沈痛悲
楚合為一卷曰霜聲集先生既以此落其家遺言諸
子雖貧無得妄求宦達聞者哀之其銘曰
莫辭百銖不磨者金莫畏九死不移者心又惡知夫

西崦之日潮落淵深彼一腔血與之陸沉力竭氣索
化于鄧林試遊墓道如聞杜宇之哀吟

楊職方瑩域志

楊推官兄弟共七人而嫡出者五長推官次職方次
文瑛早卒次御史次叅軍皆以殉義死而職方最後
其絕命詞曰憑誰瘞我孤山上魄是梅花鶴是魂故
同難歸安王炎士殞之湖南山寺旁韓即仲求之子
也又十二年石門曹給諫廣仗義葬推官父子兄弟
十棺叅軍死闕無骨可歸而于職方則為之兆以待
遷祔後三年同里林太常時對與先贈公復招魂以

葬叅軍固議歸職方之柩先贈公曰職方遺意不必
歸也夫南屏數里張公蒼木之骨在焉而職方偕雪
竇山人均以幕府賓客其死同塋之地又同又奚殊
骨肉之相聚矣于是諸遺民與楊氏皆以為然不果
遷雍正甲辰予館湖上拜蒼水雪竇墓因訪職方殯
得之灌莽中為加封之職方本末已具予所作楊氏
四忠雙烈合狀中同游屬君樊榭以為當更志之以
脩湖上掌故予乃略舉其槩以荅之嗚呼推官兄弟
其當甲申以前未嘗邀解巾釋褐之恩徒以文懿康
簡而後世臣之誼不肯負國截江之舉欲聯閩中以

助浙者御史最有勞已而事去其謀會同山海以復
江東者推官之力居多禍作牽連御史叅軍而職方
獨得脫推官御史被難叅軍逃之劉公中藻軍次年
亦以守福安死假令職方柴門謝客自託于養父以
終有何不可而必不自晦奔走海上求遂其兄弟之
志以相從于焦原則亦良可悲矣職方諱文琮字天
璧鄞人故諸生監國授職方郎中娶李氏早卒其死
也以海上將趙彪營中降卒來告捕至錢唐賦詩絕
吭而卒于是其庶弟文珽文玠及諸從子皆遣戍斃
于路其家再被籍一門無復遺者其銘曰

推官之弟御史之則昆蒼水之客雪竇之倫南屏山色
足慰精魂何必鏡川戀茲社枌

明晦谿汪叅軍墓碣

丙戌之夏浙東之勢不支姚江督師孫公嘉績熊公
汝霖皆不復能軍以其殘卒付之侍御黃公宗義黃
公因與同官黃公正中合軍料簡士伍尚及三千欲
渡海取鹽官駐兵潭山浙西烽火響應其時總統列
將者吾鄉奉化汪涵叔度也叔度少學于侍御慷慨
喜言兵法時中原鼎沸累欲棄諸生從戎至是遂叅
軍事已而歸安茅翰飛卿以浙西諸公之使來叔度

與談兵大喜茅氏自鹿門止生以後皆好兵事飛卿
益甚侍御留之使與叔度共事無何浙東失守監國
由江門入海潭山之師踉蹌而歸沿途為大兵及
降卒所梗塞侍御乃諭軍士不願從者任所之尚得
親兵五百叔度為前導重趼間行得達四明山中駐
仗錫寺侍御再三申戒以山民皆實貧不可就之求糧
一日侍御偶出部下糧絕不得已取之山民于是山
民以語邏卒導之焚寨夜半火起寨中倉皇出關者
徒手死者十九叔度從烈焰中殺數人已得出嘆曰
所圖不遂命也不死且自取辱還關而死飛卿亦歿

于閩中是役也論者皆咎軍律之疎致崎嶇百死之
義士盡為國殤雖然當日之搶攘人力莫施豪傑之
士不過存一穴胃斷脰之念以求不媿于君臣之大
義而已不然遠揚而去又何不可而必以身殉之乎
叔度居奉化之晦谿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某
其死也腰間有軍符故其家得求其屍而合之予求
甬上諸忠遺事于奉化祇得一叔度至是其家來求
銘亟喜而為之其誄曰
其事不成其死無名其志可矜其目未瞑其銘足徵
其人如生

明施公子墓碣銘

思宗以文武大臣多不足用思得勛戚臣臣與同休
戚嘗曰此究屬吾家世臣也甲甲之變戚臣臣尚有劉
新樂張忠安鞏都尉而勛臣無之李國楨降賊受拷
死其家行賂於南都置之殉節之列恥矣南都則趙
之龍劉孔昭朋附奸臣以亡其國之龍首迎附孔昭
遁去自是而閩而浙而粵而滇祇沐黔公耳嗚呼明
勛臣之無後也中山開平所謂飲泣于九原者也而
吾於勛臣之微者乃得數人如寧武周都督遇吉揚
州劉都督肇基皆以襲爵起家者然兩公已積功至

大將其死宜也保定劉指揮忠嗣金山侯指揮承祖
李指揮唐禧福州胡指揮上琛以而死事難矣
然諸公已列世爵者也吾鄉施公子邦玲則諸生耳
是尤難矣公子字仲茂浙之鄞縣人施氏自明
中予襲寧波指揮數傳至都督僉事翰總戎開府施
氏始大即公子之父也督都雖以甲冑起家而有儒
將風詩筆書法皆絕工公子承家學文事武備兼習
之既補諸生思以科名自見故于應襲世爵懸而未
赴當是時痛上世家極盛荐紳子弟迭相酌酢公子
于其中所謂碧梧翠竹者也國難既作思執干戈以

衛社稷乃悔曰吾未襲爵無可以號召人者錢忠介
公師起毀家輸餉忠介言之監國許以左班從優換
授部曹以病未上而江上破益鬱鬱不得志會華職
方夏謀引海上師取浙東公子知之謂王評事家勤
曰吾招集城東豪傑幾三千人管江諸社為之魁其
餉吾一人可任也以之輔職方可乎評事大喜乃共
議以職方主中甄評詩事與公子主東甄慈谿馮氏主
西甄先一日為夫已氏所發城中大索公子時在管
江評事來奔偵事者亦至公子梟其首以兵推拒命管
江彈丸地然山谷巖險遂得負隅三日力竭公子拔

先世所貽佩刀乃自刎曰吾不負此刀也公子死而無子都督遂絕慈谿鄭副使平子都督壻也密遣人取其尸葬之都督大墓旁命子孫世祀之副使之子高州太守梁太守子貢生性至今弗替予邑鄭氏見壁上懸寶刀性曰此公子所殉也吾以百金從老兵贖之言未既流涕汎瀾因乞予表其墓嗚呼國亡爵絕昌平之陵且不祀而公有彌甥為之主亦已幸矣

銘曰

上公出降徽侯內附廟社之羞不徒門戶我我公子攘臂求死一雪此恥總戎有子

明婁秀才窆石志

桑海之際吾鄉以書生見者最多奇節如所云六狂生五君子三義士皆布衣也當時多以嫌諱弗敢傳年來已再世遭逢

天子寬大于是烈士之遺行稍稍得出而予謬以文章推于鄉里諸公之碑表多以見屬吾友萬承勳一日以婁秀才事來乞銘謂于今將修府志須君表墓之文使秉筆者有所據予曷敢辭秀才世居海上江東之破也秀才正家中哭謝先聖廟及祖祠遍詣親知與訣家人環哭而止之不可則兀立海濱之沙上

俄頃海潮大至浮之而去家人為具棺衾議以大招
之禮葬之越數日海濱漁者忽見一尸隨潮蕩漾而
來視之即秀才也顏色如生相與奔告昇歸殮之莫
不驚以為神張將軍名振守石浦聞之來臨哭馬鳴
呼忠孝者天地之元氣旁魄而不朽者也白馬素車
揚波重水蓋千載如一日其長往也雖感之以女須
宋玉之誠而不返其來歸也則亦不可度思斯其所
為不測也不然渺然七尺之軀天吳之呵護未必如
是其嚴也秀才少有大志文章遠出前輩落落不群
或為誇里中邵編修景堯及第之榮以祝之秀才笑
曰千里生民之業而俾爾乎于是其橫舍中師友聞
之皆大驚憂時之亂慨然有請纓之志至是竟死秀
才名文煥字長明浙之寧波府象山縣人曾祖某祖
某父某妻某氏子某葬于某處更為之辭以挽之其
辭曰
痛星移而物換兮誓將從彭咸之所居彭咸勸予以
首丘兮返碧血于故廬短碑三尺怒潮所噓我銘可
傳何藉其餘

薛高士塚關文

故國甬上巨室于定海首薛氏尚書恭敏文介二公

以同產並登一品時推名臣而恭敏公長子士珩最稱佳公子士珩字長璵別署白榆少負異才其為諸生時文介公尚未第定海鄉校所推四雋其一即文介後官禮部尚書其一介文族弟玉衡後官歸德知府其一謝涓後官四川按察使司其一為先生獨累試不售以明經貢國子先生生而鼎食顧蕭然若儒素內行尤醇焉恭敏之卒聞訃勺水不舉哀毀骨立抵京扶櫬其在苫塊不入寢門祖母病中思朱櫻適非其時尋卒先生歿身見朱櫻不忍食以恭敏思得任子讓之其第蓋其至性適人非徒勉強名義者同

里邵尚書輔忠奄黨之魁也先生或與相見有間則荅否則竟席無語論者以為不惡而嚴生平動必以禮或以非道犯之怡然不校其人亦乃內魏終身不敢見國難既作方嚴開難之令不奉者加以嚴刑無賴之徒乘此告訐或始終崛強至以身殉而先生淳行內享于里黨託疾不出無敢以此及之者應門之童長年謝容非至契者不得入見終歲以大布之中蒙頭盛暑不去其園居即在城北正未嘗入山林以晦跡也嗚呼風塵瀕洞冒龍門積石之險而不大聲色以過之先生于是乎獨絕已知定海縣朱懋華慕先

生再三致意及門皆謝之一日移具逕入園中先生
避之不及遂與飯極驩酒闌送之及屏而返握手謝
曰恕不報謁縣令歎息而去是後再至則稱病甚不
得入晚年點定經史以課子弟海上方多事先生為
世臣風波不及焉予攷同時之高節者宣城沈眉生
長洲徐昭法嘉善巢端明錢唐汪魏美會稽金若水
鄞周唯一六人足與先生作傳其餘雖完節要猶未
能謝絕人事顧六人者皆得有力者之文以行世故
世艷稱之而先生之在里中不過稱為長者莫能言
其大節先生固不求知于時然遺民如先生者有幾

而聽其無傳耶先生世系詳見恭敬大墓碑中生于
明萬曆某年月日卒于順治某年月日得年八十娶
某氏葬某處子某所著有白榆集同志者為上私謚
曰孝定其銘曰

章服之命驅以刀鋸誰稱定節而無他虞斯為至德
冥然逃虛我觀明季遺民亦多芳心畸行或遭同羅
孰如先生保合太和

湖上社老曉山董先生墓版文

有明革命之後甬上蜚遯之士甲于天下皆以蕉萃
枯槁之音追踪月泉諸老而唱酌最著者有四社焉

西湖八子為一社故觀察贛菴陸先生字燭故樞部
象來毛先生聚奎故農部天鑑董先生德偁故
衷文紀先生五昌故樞部昭武李先生文纘韞公周
先生昌時心石沈先生士穎而桐城方先生授以寓
公豫焉其為之職志者昭武也南湖九子為一社故
農部青雷徐先生振奇故太常水功王先生玉書故
舍人梅仙邱先生子章故評事荔堂林先生時躍故
監軍霜臯徐先生鳳垣廢翁高先生斗權故徵士蟄
菴錢先生光繡故武部隱學高先生字泰杲堂李先生
文胤其後復增以故評事端鄉倪先生爰楷故徵士

立之周先生元初其為之職志者隱學也已而西湖
七子又為一社故徵士正菴宗先生誼香谷范先生
兆芝披雲陸先生字燦曉山董先生劍鶚天益葉先
生謙雪樵陸先生崑而故錦衣青神余先生喬以寓
公豫焉其為之職志者曉也山最後南湖五子又為
一社故太常林先生時對周先生立之高先生斗權
朱先生鉞與先生也其餘社會尚多然要推此四集
為眉目云曉山先生字佩公一字益威鄆人也前翰
林改官四川監司樾之曾孫諸生光臨之孫高士非
能先生相之子少而清俊工為諸古文詞非能先生

自課之甲甲之變非能先生尚茂齒憤甚謂先生曰
兒曹無庸讀萬卷書且挽五石弓耳先生抱父而泣
焚其衣巾自是父子互相簇厲為遺民當是時大學
士錢忠介公故董氏壻尚書蒼水張公亦董氏壻故
國世臣之感兼以姻眷所連倒屣傾筐以相從于焦
原者董氏較諸故家獨多先生乃館于族兄推官德
欽家嘗叅五君子之密謀嘗潛行至海上故諸幕府
已而烟沉潮息相繼淪喪通判光遠以自縊死農部
德偁兄弟父子哭以悵悵死而先生固力首陽之節
不妄交一人其所驚鬱結皆見之詩古文詞陸觀察宇

焜竄取故督師王公之首藏于密室先生歲往哭之
及葬于城北哭之終身杜秀才殉義先生課其子讀
書撫之如子海寧查職方繼佐最持標格及遊粵中
得交范先生兆芝因讀湖上七子集嘆曰吾每飯不
忘佩公與披雲也又曰佩公真古人兄弟更番負米
其事非能先生尤竭其力云生于天啟二年九月初
三日卒于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初三日娶陳氏子允
實允實孫四葬于柳隘所著有墨陽內編外編閨編
曉山遊草若干卷先生之第徙山先生德鑣亦有高
節不媿其兄年運而往文獻凋殘諸社老之姓名且

有不傳者予友鈍軒董泓方輯董氏家乘請予為曉山表墓之文予因牽連及之庶後之學者有所徵也夫其詞曰

陸佛民先生志

佛民先生姓陸氏諱觀字賓王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廣西布政司銓之四世孫少于書無不窺其學源源本本洞悉百氏之流別絕工古文詩詞而不自表見丙戌以後悵然棄其諸生其時族父觀察周明先

生執掌戈甲間田荆高宋之徒旁午于庭而先生與居相近深坐複閣中雖祖父忌日俱不出臨莫得見其面者獨周明至則納之語或移日而去乃知二人之迹不肖而心相孚也周明嘗從容問先生曰今世之委身軍持者以開布雜之令也子之種種者固無恙而何以曰佛民先生笑曰非也吾所佛民者拂人也夫吾之冥然而不有其生也亦可哀矣而尚奄然而未抵于死拂然孰甚焉拂人者佛民也周明曰甚矣夫子之昧于六書也先生前此授徒甚多至是皆莫得至牀下唯林^御史蘭菴偶一見之其複閣中詩

文亦惟周明與爾菴一見之己亥得年六十有七病
卒周明枕之股而哭之曰吾家五世相韓之痛更誰
與吾分此志者乎是日也諸子弟來會弔者始見其
髮毵毵然未有損也皆為流涕墓于某鄉之某原又
四年周明竟以事死蓋自國步改易抗開難之命以
殞生者大江南北所在多有其不然者或終身逃之
島上獨吾鄉蛟川薛公白榆與先生偃然居城市中
風波不及須鬢依然斯亦高蹈之一奇也然而柴門
謝客甘心于死灰槁木以逃世網斯尤難矣今先生
之後甚衰遺文散失殆盡漸無知者周明先生之子

經異以其事請予揭諸墓予乃序以貽之

陸披雲先生阡表

吾鄉湖上前輩二陸最多奇節顧菴副使之墓志于
姚江黃公其子經異以事不備重乞予為之碑已而
又以披雲先生阡表為請因曰昔宋季桐廬二孫之
志何如子之兼之也予文于昔人何能為彼而懼隱
德之弗曜曷敢辭先生諱宇燦字春明別署披雲顧
菴副使之第五弟也負才自喜俯視一切副使風格
稜稜不可犯而先生稍濟之以和故世人親之以為
夏日冬日之分然其刻意厲行雖嘖笑皆歸名節則

一也丙戌後棄諸生與喪職之徒遊荒亭木末時聞
野哭同里杜秀才懋俊仗義物故先生藏其遺孤憲
琦延師教之長為授室憲琦羸弱先生藏之如嬰兒
苟見其色理不和輒有憂色華亭張閣部孫茂滋囚
鄆獄中先生百計出之茂滋既出而病幾死先生一
茶一葉無不躬親葉布衣謙早天先生養其母終身
其後茂滋旋里甫舉一女而卒憲琦亦天先生每與
客言之未嘗不於邑淋漓廢餐竟日桐城方授亦遺
民之好奇者避地來鄆先生館之湖樓中授遊象山
而卒先生經紀其喪收拾其遺文以致其家青神余

齋來鄆亦館于先生以是盡喪其先世所遺之產而
不顧也副使崎嶇島寨之間踪跡艱危已而終以降
卒所牽逮牢戶家門震動禍在不測先生上奉家廟
下撫諸姪神色自如風波甫定而兄死矣先生隻輪
孤翼身益窮節益厲故太史葛公世振登啟事親從
爭從與出山太史尚壯年先生以十斷句為祖道祝
之以危學士和州之役太史歎曰吾尚可以行乎力
辭不赴嗚呼翹車弓乘古人所以致畏于友朋者至
後世蓋希聞矣先生以危行發為危言故聞者足戒
而大吏累奉徵書卒保高蹈先生性嗜異書晚年家

既貧不能具寫官乃手抄之瀕病不倦從子官山左
即令其訪東萊趙隱君士喆遺書垂歿尚以其書未
至為恨自棄諸生即練衣蔬食叢林或以為佞佛爭
勸之披緇先生笑不答及遺命不作佛事眾始瞿然
少時嘗買苕娘為婢已乃知其為宦家女遽還之不
索其值國難而後傾家以贖子女之被掠者三黨或
以急告雖出晨炊之米應之弗計也然以先生之大
節言則此特其緒餘耳董處士劍鏐評其集曰先生
峩冠正襟危坐一室焚香漑花意其人為右丞蘇州
一流乃唱歎之餘則為羽徵變聲如風如雷不知者

以為詩殊其人其知者以為人寄于詩也聞者以為
知言所知觀日堂集八卷藏予家先生生于萬曆己
未十月二十六日卒于康熙甲子六月十四日得年
六十六歲娶朱氏再娶沈氏葬城西李家橋之原其
墓志乃自著者子經旦其銘曰
西湖之西喬木蒼蒼康僖而後三石爭光暨于右都
不屈逆奄明之世臣吾鄉所瞻乃有高節國亡彌厲
右都之子副使之弟

宋徵君墓幢銘

改玉之際吾鄉諸遺老社會極盛而湖上之七子苦

節為最七子之中以詩言正菴先生為最正菴先生
姓宗氏諱誼字在公原籍南直隸徽州府歙縣遷鄞
曾祖某祖某父某徽俗以貿遷有無為業起家至陶
猗者不可指屈先生之父亦以此豪于貲而先生之
性所好獨在詩繞床阿堵絕口不道若宴儒然江東
起事議以正兵食正餉義兵食義餉正兵者方王諸
營是也義兵者孫熊錢沈是也正餉之出自田賦者
既盡隸方王而浙東數十州縣各有義兵但食其地
勸輸之餉勢所不給尚時時為正兵所掠奪于是遂
乏食鄞之義餉以故太僕富推之為主其人已迎降

江上為諸公脅之以從則日輦兼金賂貴戚得入閣
反乾沒里中所輸而出內于軍中甚吝先生慨然發
其家得十萬金徑送錢督師營督師疏稱獎之具言
其才宜在館閣監國召請都堂先生曰是將以卜式
出身也辭不赴江師航海資糧屢屢不能不仍仰之
內地先生家已落猶貸其田園奴婢之未盡者以應
之蓋至是屏當一室遂無擔石之儲而先生怡然湖
上之結社也陸披雲董曉山葉天監陸雪樵皆鄞產
范香谷則定產而蜀人余生生亦豫焉七子以扁舟
共遊湖上或孺子泣或放歌相和或瞠目視岸上人

多怪之先生之詩如怪峯奇澗嵯峨淡冽不自人間
所著有南軒南樓二集湖上集蘿岩集西村集療飢
集晚年合為愚囊稿刪定得六卷然此皆其外集頗
和平至內集則無見者先生性狷急嘗在先贈公座
中擁爐圍火適有客至其人頗遊時貴之門將以淡
芭菰引火先生拂然遽曰污吾火矣晚年所居僅破
屋時至絕粒哦詩不衰先生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
年月日夫人某氏葬某鄉某原其愚囊稿今藏董生
秉純蓋周郎墨證山所手書其銘曰
于國有益于家奚惜其命雖窮其詩則工荒江夕照

靈禽所弔讀我銘文如見其人

范處士墳版文

范處士者諱兆芝字香谷浙之寧波府定海縣人工
部員外郎我躬子也處士少不羈負才自異揮霍一
切家漸困里人多笑而遠之其婦家謝氏為豪宗子
弟裘馬炳赫處士視之若無有而諸謝亦以其落拓
弗喜也獨其婦弟二人者嚴事之處士曰吾婦家祇
此二人者稍可餘俱奴才耳時以比之趙岐同里華
職方嘿農負風節處士宗之一步一趨皆以為準職
方鞅掌國難處士助焉戊子翻城之役亦牽連被囚

將行刑矣謝徵君時符其婦叔也以奇計脫之遂挈家避地鄞之東偏處士自遊江上諸幕府以來家盡落連遭挫折不自得每酒闌日暮語及平生則怒髮裂冠彈指出血座上人咸惴惴惟恐某辭之未畢也好義日益甚華亭張茂滋被俘陸公子披雲出之獄未能為其婦計也處士曰在我而已為之治行李設祭于閣部墓所送之婦華亭復為之謀其家事方去已而窮甚乃訪故人于廣東甫至而病遂不起其後人為旁皇作婦櫬計適有自慈谿至者過之泣然泣曰是嘗拯我于厄者殯當于我婦即為輿致其喪至

家然其家終不知處士之于是人所極何事也處士之出遊也中途遇查職方方舟相得甚歡職方携女妓一部于舟中日邀處士過船飲酒醉則卧妓側至其密語人莫得而聞也臨別與處士約以次年同歸湖上修史而處士死處士生于天啟甲子某月日卒于戊戌某月日子一基宥女二其長許陸經旦披雲子也未娶以哭父瞽范氏辭于陸請更娶陸氏不可而女竟以毀卒披雲痛之乃更娶基宥女配經旦子處士卒之十五年其孺人卒其謝氏二弟皆已貴為之營護其家重以姻好焉處士所著復旦堂集及諸

書皆散佚于廣東經旦以其殘稿歸予而請為之墳
記予不敢以蕪劣辭其銘曰
雖灰其心未瞑其睫唾彼皮相目為遊俠

葉處士志

葉處士謙字天益浙之寧波衛人也其始祖自潛山
以功賜爵世襲百戶來寧波居北郭曾祖武畧將軍
紳當嘉靖時海濱方有王直之亂寧波東隅日被兵
城門晝閉浮梁中斷大吏勵保廓內武畧憤甚出家
財募死士為禦賊計一日傳賊至開門叱纜竟渡遇
賊先鋒于七里塾直前揮殺賊大創而兵不繼賊踵

至武畧與二子俱死之詔晉其所襲爵為千戶時武
畧年僅三十六相傳其人放誕好飲博市廛中一旦
臨大節始服其義至處士乃以儒學起而亦以國亡
爵絕處世為人守規蹈矩跬步不妄工為詩其嚴格
律審流派亦如其人顧自謂忠節之後不肯屈身二
姓嘗曰我家雖不敢與晉之陶氏比大然其為世臣
則一也聞翁多笑之當是時角勾東遺民極盛而寓
公亦多桐城方子留成都余生華亭宋菊齋皆重
處士詩筒往來無日不相唱和顧蕉萃特甚嘗于夏
日曝衣持武略所遺緋袍泣曰此茜色者尚與當日

沙場戰血相映紅也今孫輩之生存負乃祖矣所居不蔽風雨其徒或為之謀徙宅則曰此所踐者先將軍賜第之土也弗敢易一時遺民共為賦城北破廬詩周鄭山過之嘆曰昔人之稱東發一殮竟日不願長生今于天益見之時處士母在堂東脩所入不足供甘旨則稍為人應詩文之請以潤筆然非其人不少許也尋病瘡不起決其母曰兒所恨者以母在也不然兒死晚矣無子葬于城北武畧墓旁嗚呼處士之賈志柴門其與武畧之橫身馬草一也顧不得之軍師國邑之世臣而得之草野乃知忠孝之稟各有所

鍾數十年以來耆老殆盡固無能知處士之大節者即以其詩亦在湖上七子集中而今知者鮮矣予友董涵既屬予撰曉山先生墓版文更為處士稱予乃為之志以俟他日之錄遺民者

耕岩沈先生續志

少讀南雷前輩所撰沈徵君志愛其文顧不知其有志而未葬也蹉跎至今六十七年猶未葬徵君之孫兆符以賈畫遊江湖間語及之即流涕嘗曰先公生平重至性每展轉以應朋友之急其在甲申以前不可勝紀甲申以後尚多有之崑銅死生殉節暴雨

花臺後適有石埭令姚六康介人求見先公曰若能
為我瘞崑銅殊勝于見我也六康亟召崑銅弟予以
塋資而其弟中飽其金先公復貽六康書卒葬之蘭
谿令李滄葺餉百金先公故不受達官一絲粟時適
欲葬故人乃以其半為葬費而以其半坎而埋之先
公之于朋友如此而今何如矣猶憶二十年前吾友
長興王豫者志節士也曾聞而悲之為書以告浙中
好事之士謀裒金以成此事而不克今王豫亦死予
官京師有以寧國守來見者予將屬之及見其人則
俗吏也恐言之亦無補乃止及歸而予連遭先人之

變不暇念及此去年之江都聞臨川李閣學持節試
白下予渡江訪之欲令檄下有司為助而臨川病甚
弗能及因嘆麥舟高誼如此其難吾輩徒手之苦賦
詩一章志慨迨返棹江都朱上舍重慶見予詩而歎
曰曾有如耕岩先生者而忍聽其一棺淺土耶吾力
雖薄當為任之予狂喜亟下拜時已歲暮予歸浙東
今年重慶以書來從予束裝共赴宣城而犯符館于
桐鄉予乃邀之全行顧重慶亦貧其里人馬曰瑞聞
之致金為助而仁和趙昱故前此王豫所遺書屬之
亦以書來且助金遂以某月某日卜葬于某原勒南

雷之文于石納諸壙中而予續記其葬之歲月于後
兆符曰予年十八以先公志石乞銘南雷拜謁牀下
猶憶南雷深衣幅巾須眉龐古流涕哭于寢門之外
南雷之文行天下且三易棗梨矣而先公至今始克
歸黃土悲夫

鮎埼亭外集卷七

碑銘

翰林院編修初白查先生墓表

初白先生之墓方侍郎靈臯為之志其彌甥沈生廷
芳復請表于予猶憶初應鄉舉時謁先生于湖上時
方學為古文先生見之喜謂萬丈九沙曰此劉原父
之詞也年來學殖荒落慙負先生期許之意然而知
已之感又曷敢辭先生名嗣璉字夏重別署查田改
名慎行字悔餘別署初白浙江杭州府海寧縣人明

鄞 全祖望 紹裔

順天府尹某之五世孫贈兵部主事某之曾孫兵部
主事某之孫贈翰林院編修某之子先生少受業于
姚江黃公與講會然所長最在詩浙之詩人首朱先
生竹垞其嗣音者先生暨湯先生西厓實鼎足至今
浙中詩派不出此三家自先生未通籍詩名聞于
禁中顧垂老不第康熙壬午

聖祖東巡守以澤州陳公荐驛召至

行在賦詩隨入京

詔直南書房明年

特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入直書房時族

子昇以官坊久侍直宮監無以別之呼先生曰老查
南書房于待從為最親望之者如我眉天半顧其積
習以附樞要為窟穴以深交中貴人探索消息為聲
氣以忤忌互相擠排為幹力書卷文字反東之高閣
苟非其人即不能容而先生踈落一往辰入西出岸
然冷然或應

制有所撰述立即呈稿先生非有意先人顧不能委
曲周旋同事于是忌者思去之乃以武英殿書局需
人荐充校勘官稍外之也

聖祖故眷先生論書成仍侍直在局二年而竣再入

直不數月忽有

特旨免侍直歸院先生遂以病乞假院長揆公留之
遷延一年先生請益力竟歸先生長子克建成進士
最早後三年先生次第嗣琛繼之為翰林又三年先
生入館又三年嗣廷繼之克建亦入為刑部其時查
氏庭前有連枝之瑞門戶鼎盛而先生片帆歸里蕭
然如老諸生角巾野褐徜徉湖山當事希得一見田
父遇之時相爾汝克建卒官先生益無意人世已而
大難作闔門就逮先生怡然抵京自陳實不知本末
諸大臣共訊亦喟然曰彼固敝屣一官者也其第仕

京相隔遼濶寧復知之倘以此株連不亦枉乎乃共
以其情上聞

世宗亦雅悉先生高節特令釋之并其子嗟乎先生
之掉首于要津者乃其所以脫身于奇禍也詩人云
乎哉先生所注蘇文忠公詩五十二卷搜羅甚富施
王二家不足述也敬業堂集四十八卷已行于世晚
年所著不豫焉乃為之詩以勒之詩曰
世皆集菀吾獨集枯青山獨往保茲故吾人亦有言
何不競進豈知明哲置身安隱

杭州府錢塘縣教諭左文江樵墓幢銘

江樵先生姓左氏諱臣黃字紀雲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國初吾鄉諸老先生以古文有盛名于天下者莫如姜編修湛園次之為萬五河管村而先生古文更出其上忽而精悍勁峭如孫可之忽而迴翔紆餘如曾空青樓大防忽而生澁如吳淵穎從心變化不名一家顧湛園管村皆遊京洛京洛之元老輸心推挹以是得出入承明未央之庭並參明史館務而先生落落穆穆不求人知其氣力無由達于廟宇亦遂無有物色之者先生口吃其為人踈散任本色威儀率略最重名節雖先輩不肯少寬假嘗以周徵君鄭

山未謝酌應累諷之一日諧之曰曰商容易代受寧王表閭之寵赴謝鎬京道逢伯夷勸其改姓信有之乎徵君笑而謝之然不以為忤也其後徵君之子宛春乞手銘徵君之阡深以先生此言為憾然徵君大節終不愧于遺民而先生不失為諍友並可傳也累試布政司老而得荐北應計車仇侍郎滄柱在館中自度是年必入春闈親過之屏左右問所欲言先生嘿不荅次日侍郎赴鎖廳猶留關節一紙戒家人待左相至密與之先生聞之卒不往侍郎在闈搜索先生文甚苦及折卷乃知先生文固在本房然已置下選

選矣嘆曰平生浪說古戰場此之謂耶先生晚以選人之籍司教餞塘寒韁索寞不改其樂弟峴任廣西學政有貨甚多先生不肯一分潤也所著有江樵集藏于家先生之子如晦嘗乞予銘予未及銘而如晦死後十年始銘之其辭曰
不逢楊意肯學王維老我布褐潔我儒衣試看墓下

帶草離離

順天府丞提督學政鹿亭胡公神道碑銘

故京兆鹿亭胡公諱德邁字卓人由康熙丁巳舉人選中書科舍人掌科事遷江南御史歷掌山東山西

陝西河南諸道掌理登聞鼓院稽察錢局巡視南北二城丁內艱再補浙江道御史掌河南道遷順天府丞署尹事以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卒于位公故徽人也自其曾大父始為鄆人隱約者再世至中憲大夫文學始以甲科起家用御史巡淮離內陞超六階已推太僕寺少卿未上以疾動乞假去公父也胡氏仍世有臺臣並有聲然皆未展其用論者惜之公之少也仍先世膏粱之蔭顧十三歲而孤遂遭家難先是公之適母邱太恭人無子早卒繼室以汪氏亦無子公生母洪太恭人之來歸也稍後于汪氏而汪

氏以其有子忌之太僕下世宗親中有無賴者導汪氏以一飯之先自尊而別立後且謀逐公舉家大譁汪氏以多金重寶賂諸無賴欲藉官司之力把持其事官司中有不謹者亦從而鼓之然卒不得直汪氏訟雖負而其所以蕩湖胡氏之資者且數十萬及公長舉家為汪氏危之公念其為先人簪劍之遺仍以諸母之禮事之兼珍之養歲時行慶上壽之禮亞洪太恭人一等而未嘗少有愆忘汪氏內愧而已及公卒而汪氏尚存哭公大慟曰吾悔當日之為人所賣也嗚呼世教衰薄有以前母之子陵其後母者有以

為人後之子但知其本生父母而不知所後父母者有以適母之子置群母于婢列者不必其有怨與否也又其甚者明張太后之于世宗手挈神器以付之大禮之爭于太后無豫也而世宗妄遷怒為百種推折以終其身其于人道幾不可問汪氏于公其義絕矣公之坦然相忘而寧過于厚蓋悲傷太僕重泉之志可不謂之孝歟公之為臺臣也所上奏疏皆有關于國計民生而最有關係者兩事其一以丙子夏江南督臣題留知府任守制公言

聖世首崇孝治不應違例妄題仰懇

天語申飭以維人道之大經其一以丁丑春言

聖主求言若渴臺省風聞之禁宜加寬宥以作敢言之氣時以為有古諫臣之風他如請發積貯以紳民隱加務慎以平刑禁計典大吏之歛索皆名言也豪民有強據人妻者公痛懲之八旗人有強勒人婦戶者刑曹矇混不得其情公訊釋之精明強固莫之能撓又嘗有席高逼殞平民以重賂求免死荐紳亦多為之請公卒不可然公之接物煦煦如冬日望之不知其風凜若此也公于童時已工詩李隱君杲堂器之甫冠即追隨黃都御史萊園方外肅堂之徒為西

園之集及丁洪太恭人艱服除徜徉林下若不欲出山者太僕有小築在所居之西曰適可軒曰岍上船曰隱心書屋公于其中更增廓之曰寶墨齋曰野意亭曰涉趣曰延月廊曰含綠曰書畫船曰悠然閣曰元香其岩岫曰雲壑曰雙虬峽曰飛鷺曰青芙蓉日與賓從唱酬其中湖曲風流于斯為盛取黃山松液製墨博采方程故物春以為胎故所作甲于江左于是張大尹鄂山杲堂之子東門董太學可亭皆倣其法製墨已而部檄頓從入臺副京兆治三輔睠懷里社未嘗一日忘命諸子更闢所居之東而公卒矣義

襟敦篤里鄙之中蒙其惠者不可指屈風趣真率家
居青鞋布襪不知為貴人也書法大肖趙董二文敏
公云生于順治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六
歲葬于城東紀家山之陽有適可軒集娶張氏封孺
人亦工詩其與洪太恭人以姑婦相唱和有世德堂
集選周氏子四銘彝銘常俱貢生銘鐸舉人知南充
縣銘鑑監生女二孫七人曾孫五人公之卒三十年
而銘鐸偕冢孫鼎台以神道之文為屬乃為之銘曰
天都之望隼于我邦世襲繡衣兼有文章蔚為清門
世德克昌佳城鬱鬱衣茲鄞江

署湖北承宣布政司使武威孫公誄

雍正十有一年

天子特命江西提刑按察使司孫公前往署理湖北
承宣布政司使未及離任卒于南昌之邸其門下士
全祖望聳赴于京既已為位而哭因念使君之歷任
外臺暨推使也為名憲臣其任牧守也為循吏是皆
班班在人耳目國史家傳當自能詳其顛末即以使
君之蒞吾鄉而言遺愛所存亦更僕不能悉指也獨
有一事實創行于吾鄉而其功遂流布于浙河東西
然莫知其出于使君者斯予不能不于哀誄之中仿

柳子厚杖段太尉列表而出之先是浙中以大逆累出

天子為世道人心慮欲加警飭于是詔罷浙江春秋貢士設觀風整俗使以訓之時奉

簡命持節至者為大宗丞奉天王公既宣揚國家所以激厲風俗之意人人當知大義甚諄且備未幾即與總督宮保尚書彭城李公學使翰長交河王公先

後上言浙人感

當寧教育之恩洗心滌慮痛自滌除而復科一事尚未得間以請使君之以太守至也嘗言諸生以立品

奉公為尚而有倚託青衿不急國課作四民倡其罪尤甚是在平時業有嚴律今約于試士時先使有司覈報苟有此輩即令停試俟其既完方得從有司具狀補錄倘能久而成風則士以逋糧為恥相率奉公民風亦歸厚矣時里社不肖驟聞其事則不能無怨使君弗為動也已而學使行部至寧聞使君之所行善之即令行之通者省是歲浙人之課為天下最是時天子已嘉浙人自新之速有意施予恩澤及聞此事大喜即降

俞旨准令復開科試且以學使訓迪有方

勅所部議叙前此浙人惕息震雷之下深以含生負
氣忽見迸于聖明之世高天厚地俯仰無措至是觀
光有路歡聲雷動而不知實自使君成之猶憶戊申
之夏予適以事在杭時學使方膺

寵命予往賀之學使笑曰孫使君之功也然而君未
嘗與人言故人鮮知之居常竊讀邸抄窺見

聖天子愛民如子之意如江蘇積歲浮糧一時蠲貸
山左折留漕米以至直省少有水旱即令停征催科
之不急三代以後實所未有然而夏稅秋糧則內外
官寮祿廩以至邊海軍需一切祭祀賜予之用皆所

取給使長吏務為姑息之政釀成罷民將視學校為
狡窟憑巾褐為護持愚者效之相習莫療及其決裂
而莫止勢必復出于鞭箠敲扑是適所以罔之也使
君之為此所謂本睚麟之精意以出之者不學之徒
寧足以見其意哉使君之初下車訪士于萬先輩九
沙始知有予姓氏其後顧予最厚然予未嘗以非公
一至使君之室而使君之重予者更甚夫上以為天
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固人之所不能自己而不得拘
之以少長貴賤之分者也爰拜手而為之誄誄曰
西涼之域茂陵所開晉十六國繼剪蒿萊歷唐宋元

頗稱之才運際中天乃起其衰我侯君破荒而出
如煉石手以補天闕花磚綾被三館矜式游歷方面
樹藩秉臬彼名與位有如飄蓬惟茲全聞可以無窮
吾家枌杜桐鄉之東甘棠蔽芾我思召公

馮文南畊墓碣

梨洲黃公之學吾浙東英俊多出其門下而最先推
挹之者慈水馮氏也當是時津撫留仙先生兄弟首
傾倒其學躋仲侍郎以文章風節相顏行嘗有冒梨
洲名致箋鄴仙者躋仲舉其中誤字以為疑鄴仙曰
太冲多學當有所出時人傳以為雅語留仙兄弟既

逝芾皇道濟皆嚴事焉而馮氏後起之秀乃有嵒強
特出則為南畊茂才嘗聞梨洲之論又讀其所著書
不盡以為然嗚呼以歐陽充公之學而厚父介卿皆
不甚服之古人正不以苟同為是也南畊之學未必
皆足以匹梨洲要其所以角逐于膏肓墨守之間自
有不可泯沒者而惜其阨窮以死世遂無知之者嗚
呼可悲也夫初吾鄉前輩有講經史之會梨洲沒後
萬八徵君石園寔主之南畊間從講會諸公得其所
紀錄以為未盡核多所彈駁石園于書無所不讀然
南畊所考據證佐嶽嶽莫能辨也嘗謂學人言胡梅

碣通鑑注地理之誤隨口舉示如河決下流而東注則近來釋地諸儒如顧亭林胡朏明顧景范閔百詩詩莫能過也顧南畊詳于持辨而嬾于著書既不遇頗快快得酒即喜劇飲頽然有問所疑者隨口荅之雖甚醉井井如故而或勸以筆記之則曰汝識之可耳何以紀為或言其于春秋傳地理有成書而總未嘗出以示人學者固請之則曰吾尚有所待也乃未幾而不戒于火晚年益自放日穿穴于佛經決隄倒瀾若有悟然南畊故儒者其思逃而之禪蓋有所不自得于中而自其春秋被燬遂卒無一編半冊傳于

後者可悲也夫與予嘗與萬丈九沙偶舉通鑑胡注之誤者數條九沙歎曰南畊嘗言之矣顧予及冠出遊家居時甚少未及一見而叩其所學為可恨也南畊諱某字茗園生某年卒某年年若干晚年一貧如洗好事者或載酒餉之則度佛經于閣相對極歡陶然而醉客去不知真古之狂也

張文韞山墓表銘

張先生諱錫璵字德符別署韞山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張氏舊以多財雄于甬上至進士雪汀先生士壘始受學姚江黃先生之門稱高第是為先生之父

張韞山柴漁山二誌
已入正集特其有
小異同然正集係先
生晚年定本此二篇
則少作耳可刪

進士之長公漁谿錫璜亦舉于鄉是為先生之兄先生讀書承其家學鄭高州寒村范延平筆山萬徵君石園皆契之其賦性醇厚而和平聖門之所謂善人也其造詣不言而躬行漢世之所稱長者也其為詩古文詞溫平如玉莫非有德之言東野之言所云賢人之心氣者也顧先生所難及者尤在處兄弟之間方張氏之隆長公委家政于先生租賦貨賄無不出內其手所以應阿兄之需者唯恐不至既而家中落勢不支從子輩請析居肥瘠之間淡然弗問也蓋其兄弟間畢生有姜肱之好集枯集菟皆能以舂容之

元氣消其城府斯其所養可知已豪于飲其觴亦政風流醞藉意味深長而老友胡京兆鹿亭萬編修九沙張大令萼山李東門柴漁山鄭南谿每歲為消暑消寒之會唱酬無虛日晚年遂成寡人又得足疾終日兀坐三餘草堂之西樓童僕逆散四壁蕭然不改其樂也先生于通家子弟最愛予謂他年可以與斯文者先舅蓼厓先生嘗有不快于予偶及之先生笑曰天下豈有以舅氏而與外甥爭名者耶通席為之軒渠是日先君亦在座歸而詈予曰汝無以張丈之言妄自怙也先生之善解人顧類如此生于康熙壬寅月

日卒于雍正辛亥月日得年七十娶胡氏子五孫七
葬于某鄉之某原所著有韞山集先是觀風整俗使
宗人府丞左吾王公至寧聞先生之懿行表其閭云
卒之後十年其孫炳來問業請予表先生之墓予姑
為之表而系以銘銘曰
是為有道張公之瑩勒我詩銘以當易名

柴文漁山墓表文

漢時于學校中必有高材生之選以是知瑰偉軼群
之士古亦難其人也吾鄉自國初諸老先生逝後陳
先生宗獻為古學同時和之者為董先生次歐陳先

生魯水柴先生漁山而漁山之材最高其為文浩浩
落落不依旁人門戶如河決下流而東注也如登山
而小一切也如庖丁迎刃解牛而磅礴自如也充其
所至歐陽充公蘇學士晁詹事之流詩則渭南一派
于是前輩鄭高州寒村一見驚倒許其以詩古文詞
名世前此先生不甚愛惜所作及聞寒村之言始稍
稍收拾之題其集曰鄭存草然先生筆力殊絕于人
而讀書畧見自許以故少深造精切之功先生嚴事
惟宗獻相見多簇厲甚至垂涕泣道之及宗獻沒而
先生漸淳于啜酌燕集之間嗚呼有高材而不得竟

其所至中道而畫良可惜也且益以見師友之助為
人生所不可少已為人忼爽負奇氣篤于古道撫宋
獻之遺孤二十年如一日予聞宋魏節公罷相家居
善引掖後進張武子王季彛之徒日相唱酬有柴張
甫俠士也下筆十言文節尤喜之然卒不達而死漁
山之才頗類張甫豈其苗裔耶文節愛張甫而不克
援高州愛漁山而亦未展其量悲夫先生諱梓庭字
上林別署漁山世為浙之鄞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生某年卒某年得年若干娶范氏子二葬于某鄉之某
原先生歿二十年予求其遺文欲為之論定而所謂

鄭存草者以予少時所見已不能得其什一矣嗚呼
以先生之性稟生前既未能盡其材即其所小就者
亦失亡于身後不且將泯乎無傳耶乃為之銘其詞
曰
剡天之才而勵止于斯將無造物之忌人有以敗之
我銘其幽亦無愧詞

墨雲董文墓志銘

予少時過鏡川見梨洲黃聘君所撰蓬廬董贈公之
墓表摩挲石碣愛其文贈公者墨雲先生之考也又
三年而墨雲之子又衡任以墨雲墓志請予文不足

為梨洲役顧先生之淳行則善繼其家聲者也按狀先生諱允霽字參雲一字墨雲贈朝議大夫應遵之孫蓬廬先生德魏之子蓬廬子女長國子學正允雯次永昌知府霽次繕部主事允霖皆沈太恭人出副室王孺人舉先生家世膏粱甲于甬上天性孝友接物以寬應事以順喜怒不形于色補太學生或勸其從事于科舉則喟然曰三兄俱在仕路如偕出孰與事親者奉沈太恭人左右無方曲體意趣雖與兄弟析居而田園賦稅一切皆掌于先生之手三兄板輿迎養旁午交錯太恭人以先生之善養不忍舍之而

遂去不復行已而長公逝世次公遠去滇中太恭人哀樂遽傷幸先生在膝下委宛承順晨羞夕膳得以加餐從子宓先自楚歸先生與共讀書為之授室于已之居然而門戶日闢婚嫁日繁先生以一身任之雖資斧不繼拮据從事未嘗使太恭人與兄知之也太恭人患足疾卧床數載先生晝不解帶終夜不敢熟睡其逝也哀毀骨立嗚呼世教衰薄大倫乖刺有以前母之子而陵其後母者有以後母之子而摧挫前母所生者履霜之痛蘆花之悲聖賢尚遭此厄至于嫡庶之間尤所不免而先生之於沈太恭人較之

所生有過之無不及可謂孝矣永昌之貳守于東萊也招先生為左海之行先生赴之遂得遍覽大澤天柱諸山洞竹林寺三山島蓬萊閣諸故蹟謁東海神廟有吳道子畫歸而摹之府署之壁因謂兄曰坡公彭城風雨之夕諒與吾兄弟對床一致耳秋深取道金山虎山一帶縱遊而歸城東之獨山舊有莊其後傾圮先生重葺之題曰愛廬時王孺人尚在堂取愛日之義也九宗七族之中貧而無告者竭力周之顧以享年不永未及四十而卒君子惜之生于康熙某年月日卒于康熙某年月日春秋三十有九娶黃氏子

中表姑也子任太學生女二葬于梅樹栗樹塘之尹

舉銘曰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聖門論士得此非易而況生于素封之家長于貴介之地純心篤行春容無際曾斯人也而不壽吾不知大造之何意千年馬鬣葱蘢佳氣寒山片石永言勿斁

學正董先生墓表

六朝重世家誠以宿德耆老必于是乎出其為風俗所關不少後世日凌日替新秦之門戶狼狽無狀矣其猶有六朝之遺者吾甬上為最甬上世家近亦就

衰其能力持高曾之規矩者董氏為最董氏之宿德者老以予所見蓼存先生其最也先生自其王文以來累世擅膏粱之望而好禮樂善亦累世不怠吾甬上世家之勤施流澤莫之或先也及先生之從兄弟或官大曹或守方面或佐成均相繼翱翔天路而先生高文積學累試不售遂以明經上舍需次儒官顧淡于宦情終身不出至其孝友睦婣任邱之行盎然為先人培元氣則孔子所云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者矣先生之扶藉族党者事不勝書書其大者自王父創立先廟先生又建宗本書院于廟旁置田以充

膏火之需董氏子姓皆得肄業葺修始祖埏道以及列祖丙舍大會宗人椎牛上塚重纂族譜又編遠祖純德徵君廟志每歲青黃不接出倉庾所貯以賑諸宗歲杪又贈以銀物太孺人張氏早卒繼太孺人亦張氏渭陽寒泉之慕其于二家舅氏一體同功不分厚薄外舅范君夫婦未葬葬之妻弟無子買妾贈之禮部侍郎牲中史公先生僚壻也未遇時窶甚先生周之無算女兄弟三人或不永天年或孀居撫其諸甥使得有成有先業在鄒溪溪上興築若塘若堰若橋不惜多金歲租所入不以輸家即存之溪上次年

平糶以漕疲民嘗有盜夜竊先生所糶金而去者先生榜之于門曰吾之出內于此畧有古人社倉之意以為汝鄉緩急今盜吾金是互鄉也汝其能無愧乎盜于是夜復還所竊金次日謝過感泣蓋先生之古誼出于天性初非慕義強仁者流故其心城血路至于穿窬之輩俱為悔悟嗚呼漢人引鄭長老之語曰三世富貴知飲食五世富貴知宮室予嘗以為鄙言夫累世富貴而惟宮室飲食之是曉賢者損其智愚者益其過耳若先生之深醇豈弟鄉井推為有道士林推為君子豈非克世其家而不愧于宿德者老者

歟先生諱允霽字筆雲一字蓼存廩貢生候補州學

正曾王父先^光永南京北城兵馬司副指揮王父應遵

諸生以孫永昌知府霽貶贈萊州府同知父德嵩諸

生孺人范氏生子元裕元毅李氏之適生子元敬敏

政胡氏之適生子元叙女四孫十一孫女七曾孫五

曾孫女六元孫女一生于順治十某年月日卒于雍

正某年月日享年七十七葬于桃源鄉之姚王塢又

八年而弟子敏乞表墓之文于予惟敏也恂恂有篤

行能嗣先生之風予益樂為之銘其辭曰

周官六行脩厥躬九宗七屬慈惠鴻世家喬木增穹

隆墓田高敞足有容萬家他日壯崇封

范涪園墓志銘

城南老友范君涪園精于岐黃之學蓋高鼓峯之流也其人之仗義好古亦高鼓峰之流也涪園九歲喪父十有四歲喪母零丁孤苦家無一壘之植顧于殯葬大事能要于誠信雖成人有弗逮識者以為有道之器補國子生工于所業可以進取于功名之路而以貧故隱于醫其治病巧發奇中自當路及荐紳士大夫以至下戶無不延之終日肩輿不得少憩猶苦未遍然涪園寧先下戶而謝豪門或終日無所得弗

以為恨以是雖負盛名而其家一貧如洗里中耆宿與涪園同甲子者前翰林蓼厓蔣先生陳丈南臯前磁州牧萬君西郭皆與涪園厚歲在己未予為蓼厓先生稱七十慶約同人集紫清觀下看荷時西郭已逝涪園遊山左南臯在昌國蓼厓先生于席中睠懷齊年正屈指興存沒之感忽有一舟自塘外過暎睇之則涪園歸棹也予急呼之留與共飲涪園忘其自遠道來者留連竟日其諸子聞之絡繹而至涪園麾之使去其雅懷若此宗人有為兩淮運使及鄆陵令若涪園貽之書但以祖祠祭田為言不及其私涪園

嘗過予歎曰以子才蕉萃菰蘆中惜予之力不足以振
振之予曰子自謀之不暇而皇皇為予謀宜乎其貧
不可療也培園為之軒渠每賦詩必與予商確頻年
神力漸衰吟咏少減去秋出其東隣陳氏夜飲作云
愛客陳郎累投轄畏寒范叔早添裘中唐人風調也
今春社後予與南臯冒雨訪之值其郊行未還諸子
治具留客以待飲罷而培園歸為之狂喜是夕止宿
和予詩云龐公夫婦忘機甚肯教稽生題字歸蓋實
錄也相約叢桂既開當謀再叙而培園死矣培園病
前一日猶為予婦視疾及病篤口語期期其所念者

則予婦之病也嗚呼其亦可感也夫培園生于康熙
庚戌某月日卒于乾隆癸亥五月廿一日曾祖某祖
某父某娶某氏子八女一葬于某鄉之某陽其銘曰
善人之寶俠士之骨究其死矣賈志勃菟故人有銘
千秋不沒

葉徵士桐君哀辭

同年宜興儲君寬夫來京亟為予言其鄉葉生桐君
故寬夫世父六雅編修弟子因從之至太原纂修山
西通志撫軍右君奇其才延之使課子踰年桐君來
太學將應順天鄉試然慮甚不識九衢南北欲與諸

名輩還往不可得其尤欲見者莫如臨川李先生而
無從訪其邸第日俵俵然最後始得見萬孺廬編修
問之編修笑曰此吾東隣也以君之才正先生所願
見者于是偕之登先生之堂而予時方假館先生邸
中桐君向日從寬夫聞予名并求見予是日桐君以
所著史諸^論來先生與予挑燈讀之其考索尤詳于唐以
後六史議論尤悉于西北諸陸先生嘆曰此近日史
學所希也秋試不售復赴太原而
詔求大科之選撫軍心知君之才顧以在己幕中為
嫌遲回久之臨川先生聞而笑曰豈有大才如葉生者而

乃以嫌為言乃使人展轉致意撫君卒荐之桐君再
入京予已從臨川邸遷于街西南然相去不遠也桐
君覓予之寓復不能得而予適以俗務未遑過之乃
未幾而聞其病病不數月遂死其去

臨軒策試僅一月耳嗚呼天既予人以瓌異之才而
復困之短折之命使其秀而不實誠不解其何心也
即令以青衫終老要其著述亦當有以表暴于世而
顧厄之一至於此桐君之貌甚蒼其為人絕無少年
才士習氣萬編修嘗曰是人他日必成令器豈料其
究竟乃爾耶桐君諱翥鳳字鳴周江南常州府宜興

縣人以諸生入監得年三十有三歸安沈徵君東甫
在太原嘗見君之文而心折之其抵京則桐君沒逾
月矣謂予曰子當思所以傳之予乃為之哀詞使其
家鑿諸墓而選其文之尤有關於舊史者入詞科據
言中據言所載之文莫有多于君者痛其死也其辭
曰
以君之學足以追夾漈跋深寧而未見其止以君之
遇亦幾幾乎入未央登承明而遽促之死彼世之牆
其面而錐其背者方且童其顏而兒其齒彼蒼者天
曷以有此

汪孝子墓志銘

汪君萃宗請予志其尊人孝子之墓予以方丈朴山
張君南漪之傳已足盡其生平辭難更設遲遲未及
荅也萃宗請愈力會予有度顧嶺之行萃宗遣人隨予
舟中必得之文而始返者有是哉表揚先德之殷而媿
吾文之不足慰其望也孝子諱之麟字天石一字怡
菴世為徽之縣人今為杭之仁和縣人汪氏世為
天都甲族孝子魯祖某祖某父仕周母丁氏孝子至
性過人九歲失父擗踊哭泣變除之節罔不中度其
檢點附身附棺之物有如成人既長自以養不逮父

所以事孺人者竭誠盡情日食飲必偕婦侍于旁撫
摩哽噎審其嗜好而進之呼其所愛子女而使共之
以承色笑中帟廁踰身自澣濯盛暑嚴冬扶掖不離
蓋孺人春秋八十六孝子不脫冠帶而養者五十
年其寢門詳悉不可殫述而精誠所至通于神明者
有二方孺人初娶居傷逝致疾昕夕涕泗目為之
成障醫治不効孝子以舌舐之一夕頓_反光明及年
逾七十復病泄瀉甚篤孝子與孺人唐氏焚香告天
願減筭以延母壽疾為之瘳予嘗謂忠孝人之大倫
無可軒輊然而節烈之事每以激昂忼快震蕩耳目

易于流傳而家庭庸行反多忽之若孝子之醇德深
情天地為之感動況其餘乎晚年嘗患足瘍痕際寸
許撫髀悼念恐負全歸而已平復古傳所稱樂正子
春之事何以加諸乾隆改元之歲以其父諱日辰墓
悲號泣血遂以不起年六十六娶唐氏小房虞氏子
四萃宗厚宗鴻業鴻函皆克家而萃宗鴻業與予善
葬于某鄉于是浙中大吏採鄉論下有司覈實僉曰
應旌乃得請于
天子勅賜坊以表之更為之銘其詞曰
墓闕我我慈烏哺之墓田畦畦孝笋護之本支百世

天其前之

龔文省齋壙志銘

錢唐龔鑑朋輩中之方聞者也方其未通籍時家貧甚顧予過之見其雜黍之養不匱于堂上猶能以餘力為吾曹葱湯麥飯之歡因叩其所由來則曰非我叔父之力曷至此叔父七歲而孤吳回為虐蕩吾家世父與吾父皆出游以希一遇叔父始棄書卷習計然策牽車奉母稍足自給而吳回又困之顧叔父才敏幹不數年復振會世父薄宦資其行李吾父困于久客清其逋蓋叔父自六十年以前幾三致千金陶

朱公不足多也世父卒于官家早罄叔父任其八口之事吾父病腫不肖依賴者益多惟叔父所以教吾兄弟者非徒推肥就瘠衣食之惠而時時立身行己先正格言諄諄三致意焉是尤世俗中所未有又曰叔父所見卓然如堪輿家鬼蔭之說世爭信之而叔父唾之每言吾父子兄弟生為一氣死當一坵斯古人族葬之說所以不可易也遂買地南高峯下傍大父母墓約他日左昭右穆兄弟則同昭穆之位以次並列子孫輩無違也不肖以拔萃上成均叔父謂曰行矣報國以光大其家不必以老親甘旨為念也當

是時鑑為予言感幾於邑^至淚下是年先生七十因乞
予文為先生壽鑑尋知江南之甘泉六年以丁艱歸
不名一錢先生笑喜曰是吾家兒也未幾鑑卒子少
無以為喪先生經紀而撫綏之然先生之勤施亦不
^止期功以內平生麥舟之急多至三十餘家未嘗推
諸口頰有王之元者里人也作客久矣忽得一官遇
家以重幣致先生且以盡謝平生所受之恩而先生
茫然曰吾疇曩與之交亦無甚施惠也蓋其不責報
如此人或挾詐以來先生知而待之以誠其人遂化
為善士少年嘗客吳門拒奔女然終不自言每逢忌

日雖年篤老必屏酒肉孺慕之感如一日謂諸子曰
財能益人亦能害人汝曹勿羨多金惟讀書敦行為
可久耳嗚呼如先生者可不謂之獨行傳中人物歟
世道澆漓斯人自戕其元氣如啖徑尺之野葛而自
謂足以長生何其謬也聞此風者其亦可以瞿然矣
先生諱茂城字汝璞一字首齋先世由餘姚遷錢唐
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某氏苦節教先生以有立
者也生于康熙某年月日年八十九娶某氏少房松
氏艱于得子撫從子鐸為子已而得斌皆皆諸生學
行不下于鑑女一適項根孫六鐸斌乞予銘銘曰

鬼蔭之說大儒惑焉孝友之至悟彼妄言南高先墓
昭穆訢然

桐鄉朱母錢孺人附墓志

吾友桐鄉程君尚賢篤行人也亟為予道其祖母家
錢孺人之賢孺人者朱君青崖之姬也青崖娶魏孺
人生子豫而卒繼萬孺人遂不任事于是孺人歸焉
孺人性貞淑尤善治家萬孺人遂盡以家政委之曰
吾得養病必不咎汝專也然孺人無小大必稟而後
行婦二年舉子上錫又踰年青崖病孺人甫孕扶侍
湯藥盡瘁青崖病卒不起又二月復舉子上鈐孺人

當大故搶攘之際支離牀蓐加以悲恫而附身附棺
巨細井井有度萬孺人仗之如左右手垂涕語其二
弟令以姊事之孺人謝不敢數年二子稍長就塾而
長子豫病豫之婦甫舉次子又病塾師亦病孺人以
一身支柱其間藥餌茗粥無事不經其手豫之次子
以母病亦賴孺人撫之先是青崖臨終分其田宅為
二以授豫兄弟然意獨躊躇孺人曰君殆為腹中兒
懸懸也庶子豈得視適子幸而生男分上錫所有子
之可矣豫雖分產同居如故一切皆令孺人掌之至
是以病益仗其力塾師卒無子孺人令棺衾必如禮

七七之中皆上奠護喪歸家乃止未幾豫卒數年萬孺人亦卒蓋自青崖之逝十有九年養生送死皆孺人力任之孺人督其家以勤治之以儉九宗三鄰之事無失禮而加以姻睦教其子以立身行己故其子皆兢兢以墮其母教為懼雍正十有一年秋八月以疾卒生于康熙八年夏六月得年六十有五上錫上鈔皆太學生孫四上錫將以今年十月祔葬孺人于先墓而介尚賢以乞銘于予予因以平日所聞于尚賢者書以答之銘曰
錢氏之遙應女星兮月則幾望人不驚兮其君之袂

亦退聽兮亦有冢嗣視之若所生兮慰我夫子于九京兮宜其身後梧竹馨兮百世而後視我銘兮

朱孺人李氏志

予遊江都于朱上舍自天為最契征車南北弭節之辰未有不連床作十日話而自天之孺人李氏甚賢而能予以邱嫂事之自天館予于齋中寒暑飯渴孺人能從壺內揣^度無不中乃知龐馬漢陰過從泊然兩忘于主客固其交道之深要必其內助之賢足相副焉自天每以幹濟才自負不徒伊吾雕蟲之技顧孺人之擘畫每為自天解^所不逮自天性踈宕一往不

萬孺人每引而內之矩矱以予所見閨閣之秀大都才德不能兼備獨于孺人以為無憾故自天不獨唱和之雅也而兼以師資之敬然自予累館其家見孺人于家事上事王舅姑君舅姑旁及先後娣姒下逮子姓賤而奴婢外則親黨應酬內則米鹽瑣屑無一不勞其神竊為憂其不給嗟夫綺羅膏沐笙管鶯花江都之積習也孺人反是而行之無亦違時風眾勢而過自苦乎而况百歲感萬勞旁午交錯苟非金石豈有不蕉萃而待盡者乃未幾而孺人果卒也遺言片紙了然于死生之際而目猶強視口不受含可傷也

說者以自天之才尚未得泥金之報以慰孺人其耿然者殆出于是然此猶其淺者蓋孺人門戶所寄一旦忽焉老親刪稚子呱呱長逝者有知何能自已自天以所作孺人傳來乞銘予曷敢辭孺人姓李氏世籍鎮江之丹徒今居江都康熙癸巳舉人某之女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得年三十有八子一喜穀葬于某鄉某原凡孺人之生平其見于自天傳中者不復備

鮎埼亭外集卷八

碑銘

非堂全先生墓碣銘

非堂先生姓全氏初名大靄字懋韜後改大震字二
何先宮詹公次子也宮詹長子舍人才筆華綺而先
生更橫厲宮詹晚年嘗撫先生歎曰此兒奇也吾家
文筆之寄其在斯乎婿于陽羨吳氏故巨富資粧數
萬金隨手而盡放浪湖海不可一世遂成案人所至
有殘杯炙之嘆卒以客死苕中其所著東皇集散佚

鄞

全祖望

紹裔

不傳李杲堂輯其詩僅得數十首先公復加搜訪始得四卷而古文無存矣顧杲堂所作先生傳則于其大節有未及者先生初入京其上世門舊尚多顧心非韓退之上書求售不肯自通長安米貴始大困吳尚書生白李尚書稽仲江翰林柱北皆力吹噓之于是施相國存梅招之東閣是時奄人方盛相國依阿奉命而已先生乃謂之曰閣下當有以制權璫而顧為權璫制乎即令如茶陵之于逆瑾已不能使天下後世白其心跡况未能耶竊為閣下危之相國以是不喜待之驟衰先生謝曰一介書生即麾而去之非

所怒也遂不復往周御史昌晉陳御史朝輔皆待先生厚然先生以其輔奄也累斥之于是連試順天皆不得售已而朝政一新先生大喜有極陳時疏政將投匭會亦有不嫌于中者嘆曰尚非有其時也拂衣南歸自是不復入京關西許次龍者亦豪士贈先生詩有曰橫犀貫玉高車馬不見儼臣並陛下如今天子忽異常開口要進虞與唐聞君萬言書滿紙草成不上果何以抱璞荆山每見擯折弩千鈞羞再進紀其事也嗚呼先生所自立如此而杲堂僅以詩人目之是豈知先生者哉先生生于萬歷某年月日卒于

崇正某年月日以宮詹任子恩入太學葬于贈宮詹
公墓旁子一美閑先生最工書兼畫醉後掃雪呵電
隨意揮洒老筆顏唐至今咸鄙中尚多有之其銘曰
有才剡天如同甫嘗曾詆龍亦其伍不屑大魁節更
更高布衣何妨獨千古孤墳四尺東湖東夜有精光
降白虹

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闕銘

吾鄞之全氏自宋太平興國中侍御府君由錢唐來
卜居城南之桓谿十六傳而遷城中檢討府君始以
篤學懿行稱人師侍郎府君以顧頌德大節在永陵講

筵直道不容外遷陪都和州府君以慈惠之政歷守
南畿為循吏應山府君文學淵奧牽絲作吏未展其
用望祖之高王父也應山府君伯子諱大和字介石
別號他山國子監生叔子諱大程字襄孫別號式公
府學生他山府君無子以式公府君子為之後祖望之
王父也諱吾騏字聿青別號北空他山府君兄弟當
明之季用錢忠介公荐一以大理寺左評事徵一以
太常寺博士徵見江上事不可為俱不受丙戌以後
甬勾東之人遠在天末尚煩多士多方之訓成化最
晚其在世祿家子弟尤為甚焉而吾全氏一日棄諸

生籍者二十四人他山府君議以東錢湖之東最稱
荒僻而吾家有田十畝在童叟又為東湖萬山之中
人跡罕至即欲避地焉王父時年十六他山府君問
曰汝能絕意人世乎至王父曰謹受命即披野服隨二
父入山一門共修汐社力耕之餘清吟而已高先生
隱學嘗嘆曰謝臯羽棄其子行遊終身不相聞問鄭
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聚也而家業自是蕩然
城中里第為營將所踞圖法書物無一存者所有春
雲軒池沼廢為廐乃自以為入山已深而杜叟起兵
管江構禍山中犬牙交錯血瀑腥嵐風鶴之警日至

雞犬俱遭物色寨長土國團雜沓來過雖邀天幸得免

禍而危機已遍歷矣辛卯以後始得稍靜而他山府
君暨孺人翁相繼逝世又喪吾前王母再娶始得舉
先君子兄弟而王母又逝先君子兄弟皆王父所親
字也其荼苦蓋不堪而怡然不改其樂先君子既長
始返城居得一椽于宮簷府君第中湖上有不波航
者陸氏之詩樓也王父與李先生昭武輩遊其上日
酌唱馬望見之者皆知為咸淳以上人也得年六十
有八而卒生于崇正辛未十月二十四日卒于康熙
丁丑五月初二日子二先君暨仲父也乾隆丁巳三

月以不肖祖望邀

恩命貶贈翰林院庶吉士王母潘氏董氏俱贈孺人
贈公性方嚴跬步不苟而忠孝之行根于天性和州
府君之祭田幾為群從所廢贈公以死爭之得止他
山府君仲弟亦無後其繼子不肖奉養有闕贈公月
致餼以饋之群從輩或加橫逆勿校也所著有梓里
諸忠傳畧二卷聽濤詩二卷葬于城南和州府君墓
旁先君子欲為贈公作志而未就也凡不肖之所述
皆先君子口授之而次之以為銘銘曰
肥遯之節困窮之操其身則厄其道則高作詩貞石

垂之罔極

穆翁全先生墓志

族祖穆翁先生諱美樟字木干晚年別署穆翁先宮
詹公之孫而舍人公次子也先宮詹公家貧甚舍人
之歿棺衾俱竭力而後備故先生雖世胄蕭然如儒
素獨與兄弟講求佐王之學尤以名節自勵熟于史
三漢南北朝兩唐紀傳皆誦如流王節愍公令鄞深
器之張督師蒼水為諸生放誕不羈呼盧狂聚窮畫
極暮自其父兄以至師友皆拒之獨先生一見曰斯
異人也乃盡賣負郭田三百金為償其負而勸以折

節改行督師于儕輩不肯受一語惟見先生稍歛其
芒角以女妻先生仲子已而江上大亂先生驅馳其
間既不克幅巾歸里而督師以蒼頭異軍累蹶累起
崛強山海遂為

大朝所指目先生買于黃巖將以密置督師之家未
發而其眷屬已被錄乃遣仲子挈婦往避地焉先生
自是遂為目盲一無所見掩關靜坐如表閔之居士
室如范粲之乘柴車言笑俱絕侍者但聞其中夜必
有嘆聲于時督師戚里株連者多先生門外羅舟之
過不絕顧風波不及焉臨終書末命曰吾未得為蒼

水延一綫汝曹當世奉其祀嗚呼太白之識汾陽其
與先生之識督師皆出于風塵物色之外一則為中
興之元老一則為窮島之孤臣成敗不同而其無媿
為天地間偉人一也生于萬歷其年某月某日卒于
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娶周氏江上授禮部主事子三
其仲為督師壻者遂居黃巖葬于東錢湖祖墓旁所
著有崧憲集風格亦九靈山人一輩也

族祖葦翁先生墓志

葦翁先生諱美閑字吾衛先宗伯公之孫二何先生孫也二何先生
雄于詩其草書尤偉先生詩有父傳而畫馬極似松

雪宗伯故清貧二何先生更視財如土隨手而盡至
先生遂寔甚同里陸大行文虎與二何先生善重之
婚姻故先生為陸氏壻大行最持標格羣從子弟少
可者獨奇先生曰此郎他日不僅以風雅稱也國難
後自以明室世臣不仕異姓集親表巨室子弟為棄
繻社于是願入社者楊氏則文懿公裔孫文琦文瓚
屠氏則侍郎大山孫獻宸董氏則侍郎光宏孫德欽
翰林樾曾孫劍鏐周氏則尚書應賓孫御天陸氏則
都御史世科子字焯字燦李氏則尚書康先孫振璣
振玘徐氏則大理卿時進子鳳垣施氏則都督僉事

翰子邦玠高氏則都御史斗樞子字泰吾家則族祖
木千先生暨先曾王父兄皆豫焉而武進王忠烈公
子之棧以忠烈曾知鄞故來僑寓亦願入社謝昌元
聞而惡之曰此輩不復求死所耶順治丙戌之棧以
部曹為金華朱閣部所招守義烏死戊子二楊兄弟
獻宸德欽邦玠五人謀以城應海上不克俱死字泰
牽連入獄幸免先生不以恩禍自降其節己丑監國
至滄洲先生為之治其扉屨則貧宗伯遺居應之自是祇
老屋兩間有時晨炊不給先生畫馬自若監國召之
為樞曹未赴滄洲破而止二陸之居與先生隔一垣

姚江王侍郎臬首城上宇燔竄取以歸藏書庫中每
年寒食密邀先生出其首以卮酒祭之雖其家人有
不知也壬寅振璣以降人所告入獄癸卯先生與宇
燔俱逮至杭嘆曰吾不可辱一夕暴卒明年張尚書
難作木千先生以其姻亦幾不免蓋二十年來社中
人物或死或生皆以完節終六朝最重門第自唐以
後始衰今以先生社事觀之乃知故國喬木不可不
亟為封殖而成周分殷民于諸國漢人徙齊楚諸族
于茂陵興王之慮所必及也先生被難詩稿散無存
者子二宗然宗岐俱國子生而無嗣從孫國泰為之
後雍正甲辰始墓于宗伯墓旁先贈公嘗欲作先生
傳而不果予為此志亦猶先贈公之意也

先公墓石蓋文

乾隆三年膺月二十六日先公吟園府君卒于正寢
距生之歲康熙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得春秋七十有
六其時不肖孤祖望方摧毀苦塊不能親楮墨故乞
表墓于李宮詹穆堂志墓于謝觀察石林皆本之萬
編修九沙之狀歲月匆匆忽至卒哭卜葬既有期為
念戮民之恫末由抒寫輒瀝血濡毫用訴荼苦并取
其與表志足參稽者嗚呼先生之舉不肖最晚而不

肖少多羸疾先公憂之嘗與吾母太孺入挑燈相對
舉柳河東與許孟容書謂行年四十有奇春秋祭祀
隻影梵梵思此藐孤弗克成立未嘗不潸然淚下也
不肖年四歲先公親課之粗解章句先是有兄祖謙
最慧甫就塾即徧通諸經大旨親表中有聖童之目
六歲而殤先公哭之幾成心疾至是嘆曰是子雖不
逮其兄然亦可兒也而一歲中多在牀蓐先公竭東
脩所入拮据參苓家日益困不肖年八歲先公于治
經外授以通鑑通考諸書講畢撫摩而時其寒熱呼
太孺人齎果餌焉嗚呼先公之于不肖字之艱而教

之瘁如此已而不肖稍長薄有時名緣家之貧不能
不衣食奔走既不克親陔南朝夕之養而期功強近
無一足恃望雲之淚與嗟子之夢無日不交馳也先
公深以不肖疏率憂其挫折每一貽書三致意焉不
肖卒未能折節跋前疐後所至輒因先公之懸懸者
十年如一日也雍正壬子不肖流滯計車而有婦張
氏之喪上累尊章所生一女又殤一女倚門一慟老
淚為枯嗚呼不肖之于先公其罪不祇在失養也先
公性忼直不設城府與人言洞示肝胆胸中有不可
輒面折之雖素憎其人有益弗掩也尤以尊祖敬宗

為急羣姓中或廢棄先人之遺業必力爭之敗壞先
先人之遺教則痛責之不改則疾之若讎幾不欲與
相見不肖自京師歸先公方作族祖義田宗老六公
傳六公者前宋遺民叔和先生暨其子鼎孫謙孫晉
孫顧孫鼎孫子耆也實置義田以贍吾宗三世而始
備謂不肖曰先世之厚如此子孫弗克守也今以汝
之力固有所未逮惟是始祖侍御公墓道荒蕪三春
寒食麥飯闕然吾負郭之田十畝欲捐之以供祀事
汝其行之即他日東西南北侍御公無墮祀矣不肖
幸得遭逢

大禮貶封兩世焚黃之日先公曰非總憲以上不得
封曾祖即欲貶封者亦必登三品吾非敢無厭也然
安得再展一世

恩命乎先公之不忘其祖如此不肖之續娶于京也
本謀迎養而不果既歸婦曹氏以新產女留京先公
故望抱孫聞其為女不憚又思見婦日悵悵焉會得
疾不肖私念八秩老人不可以豫凶事為忌乃竊為
之治諸壽器而諱之先公聞而笑曰是謂我不達也
行年至此其又何求顧念汝鮮兄弟支左誑右故戚
戚耳已而太孺人大病入冬未愈先公亦疾動臨歿

之日坐林簣間猶諄諄以力不給為虞嗚呼不肖之
所以嬰先公垂歿之念者一至于此豈凡為人子者
所得同乎吾全氏自宋侍御公遷鄆二十三傳而至
先公五世祖諱元玄明掌翰林院學士工部侍郎高
祖諱少微和州同知曾祖諱天授知應山縣祖諱大
和國子監生本生祖諱大程以諸生徵父諱吾騏以
布衣徵今贈翰林院庶吉士世德清白為句餘望先
公諱書娶吾母蔣氏其年少九歲木阜山之原墓道
也先公平日不輕著述比其晚歲始多作詩至其考
証吾家文獻則所學之精可槩見焉舊譜謂北史商

洛諸泉乃平東將軍全懌入魏其子暉食邑白水故
改為泉先生曰未敢以為然也全氏之先出于泉非
由泉而改也平東之後處商洛則誠有之然唐末雄
武節度使師朗王蜀之勳臣也其後有金州防使師
郁蓋蜀之藩將也世為商洛豪宗不聞其改姓也安
得指北史諸泉以為平東之後乎舊譜又稱始祖侍
御公之父仕周世宗朝官中書令先公曰殆吳越宰
相耶中國板蕩中朝阻隔鮮有越國而仕者又稱始
祖侍御公宰出青州為同知先公曰宋無同知州事
之官蓋知州也司空公有女葬于封公墓旁先公曰

此謝臯父題詩處也不肖又嘗問明南都無詹事而宗伯公自少詹改南都應補何官先公曰應借一級補祭酒先公之考証蓋亦劉道原之流亞而耿介之性復相近焉是為銘銘曰
在昔柳州志其先人有文炳炳萬年之村嗟予小子望之赧然聊以告哀敢謂可傳

先府君石柳銘

乾隆己未三月朔勾東全祖望令匠氏為先府君作石槨告成將必結壙因援漢景君宋歐公之例而系以詞詞曰

死欲速朽有為而言人子之心豈曰其然木峯之南卜云其吉白石不爛斯文不滅

先仲父博士磨君權厝銘

嗚呼先仲父客于外者五十年而卒于京邸從子祖望力未能歸其殯也權厝于宣武門之南丁巳祖望將歸者覲而尚未能以殯行乃為之志先仲父諱馥字子修浙之寧波府鄞縣人生于康熙丁未六月十三日卒于雍正甲寅八月十八日得年六十有八先世系譜之詳以權厝也故弗備嗚呼吾家自遭兵火家業蕩然仲父少于吾父五歲生未幾時而王母逝

其零丁孤苦吾父時時述之仲父年十八即遊京師
借研田以餬口然其為人豁達大度雖在貧困中于
錢幣視之不甚經意其與人交務歸于厚而每失之
過同里先輩官于京者屠尚書芝巖仇侍郎滄柱陳
大理心齋胡府丞鹿亭萬編修九沙皆重之橐中游
資亦稍裕顧謂黃金身外之物散盡可復來耳同里
親舊至京者即館之為之謀其所往不得則衣食之
疾病則扶持之急難則調護之死喪則殯殮之雖百
施無一報不恤也蓋仲父雖與吾父同產而所見不
同吾父嘗述曾齋之言謂為學亦當治生所云治生

者非孳孳為利之謂蓋量入為出之謂也故吾父介
于取亦介于與每遺書必三致意而仲父弗甚省吾
父以其久客于京乃資送仲母入京食指愈重客愈
多掌司天監者以仲父通星歷荐授博士受任歲餘
不自得引疾罷已而仲母連舉二弟吾父遺書促歸
曰遊興亦當闌矣仲父亦竟弗歸為其生平之志過
侈欲以有得而後歸不知其遇之蹇也已而仲母以
病卒又喪季弟哀樂遞傷始漸困仲父故嗜酒以此
得疾久而愈困意氣因日落然偶得數金見以急相
告者即解橐與之未肯以力屈而阻也雍正庚戌祖

望入京仲父見之甚喜急呼酒飲之已而泣曰汝父
累書貽吾吾豈不願歸顧當日之遠志為何如而今
尚未草予其待汝成進士吾偕子而歸耳癸丑長第
又殤仲父益忽忽甲寅五月方遊潞河及歸聞仲父
病遣人迎之既至醫治小瘳忽復沈篤嘆曰汝之成
進士必也而吾不及見矣遂絕嗚呼仲父之生平不
無過於踈落然而其意則歸于厚者也以近日世風
之偷如仲父者可得多乎而究竟如此天也仲母董
氏亦有賢行其在家也撫視祖望如子吾母每言之
未嘗不流涕也嗚呼祖望不肖使仲父之殯尚留滯
于此誠罪愆也尚未有子未能為仲父置後稍待之
將卜地而謀歸葬焉謹志

張孺人神誥

嗚呼是為亡婦張孺人之壙孺人世居鄞江城北曾
祖某祖某父某世以儒業其家孺人之姑氏與吾太
孺人家有連故孺人歸于我孺人及笄多病尤不善
飯太孺人聞而憂之其于歸也予以衣食奔走一歲中在
里門不及數旬孺人力疾為堂上視菽水家君子性
嚴重雖子弟不輕假辭色獨見孺人輒一霽顏孺人
嘗以予性地伉直恐不容于時多因事相規切戊申

之夏予患齒病痛甚劇孺人笑曰是非雌黃人物之
報耶予賦長句一章解嘲孺人和之今其詩附載予
集中予自山左還孺人為予抄紀遊詩二卷壬子之
春孺人卧病床第間而家君子以闈期近促予北行
孺人愀然曰吾不幸病甚然君舍朝夕之養以遊京
師將以有得為親榮詎可以兒女子嬰其情也行矣
無多言已而孺人病少瘳予遂束裝北上孺人送予
及屏而返其所囑者則秋間吾外舅六十壽言也予
應曰諾嗚呼詎知吾外舅稱壽後三日即孺人屬續
之辰也哀哉當是時家君子以予方及春試家書秘

其事隔歲而知之而太孺人視婦如所生撫棺一慟
絕而復蘇者再嗚呼予之負疚者何如哉孺人自以
年已三十予又獨子累舉息而不育心為憂之身後
止一女未幾亦殤嗟予予何罪而至斯也孺人之歿
十年矣每逢齒痛追憶疇曩之言不禁腸斷孺人生
于康熙壬午三月朔日卒于雍正壬子八月二十二
日得年三十有一乾隆戊午始克塋于城南和州公
大家之旁予去年幸邀

大禮孺人例得贈典而以貶封不克及焚黃之日不
覺歎然嗚呼俸錢十萬營奠營齋此鄙言耳固非所

加于吾孺人也

殤兄壙銘

殤兄名祖謙小字學郎生而慧甚四歲入塾一年即能略通諸經章句舅氏蔣先生蓼厓嘆曰是聖童也家君收稅于鄉兄隨吾母往省舅忽于案上大題鯉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不得有其子聖人之不幸也是日戲以小刀剪紙傷其指感風三日而篤臨危猶張目曰阿爺來否家君聞兄病馳歸已死及過案上見其題字大驚時年六歲家君自是幾成心疾而吾母亦大病者歲餘兄之死十年而予始生子少時頗自負貌視群兒家君叱曰汝兄如虎使汝遇之走且僵耳是為志銘曰

吾聞諸圭齋之銘曹生也麟之不角麋不如殤鷗之不翰馘不如鰓嗚呼造化亦何心哉

殤女埋銘

嗚呼吾妻張孺人之死也先是女甫七日是女字于吾母是時予方試于禮部及被放而有徵書又將試于吏部于是吾家秘其婦之死不以告予但于家訊中夸是女之慧及予歸而女死矣予負五妻亦并負是女也即作張孺人壙志并書磚以納于女墓

殤音獨未生而胎
敗○鰓音段卵不
字也

先真志府君墓石蓋文

先真志府君不肖祖望十四世族祖也其墓在小白山中結真志菴以守墓明嘉靖中先侍郎府君遊小白嘗題詩曰真志先塋三百年至今坏土尚依然是也不知其墓志何以出于人間而又仍歸于吾家先木翁府君藏焉亦異事也木翁之孫出以示予予乃補記其石蓋而令菴僧為之修墓仍納其中志文出于府君弟願孫之筆簡質不甚詳但言其以趙宋之故闔門耕讀而已府君偕叔弟本心並修慈湖之學吾家之言學統者當自府君始又增置其先人所倉義田蓋儒苑中躬行居子也府君子鼎工于詩詳見家乘而志中皆畧之嗚呼府君兄弟不言躬行殆有漢萬石君之風即此文可見今府君之後遠居翁洲而墓以菴故得無恙然而志之出已久矣柳州之于其姊以其志未備而記其蓋猶之碑陰之例此同時也府君之石出于四百餘年之後而不肖得重取而記之則又碑版文字中所未有也



